

淵穎吳先生集

三

與黃明遠第二書論左氏二事

承示舉傳論左氏誠有可舉者世言春秋者必先定五霸之功罪五霸之間齊桓特盛雖曰諸侯實行天子之事信之二年狄人滅衛衛文徙都曹丘齊也遂帥諸侯之師以城之春秋不序也止若魯自城之於其義蓋有不與齊侯之專封者乎而曰使諸侯而城之將如城邢書齊宋曹之師或如城緣陵書諸侯莒丘之書則否豈非霸者命魯獨任其責乎左氏乃以魯會之後而不序左氏非也自今考之左氏誠非也然欲謂為魯之自城則尤非矣方狄之伐邢三師有平賊之救邢亦自是遷于夷儀然得三師因其所以救之者往城之祀夏餘也而即東夷又為徐莒所脅齊也且為東略之謀夏既有會于鹹次年之春乃往城其所遷之緣陵此二役也邢祀之

五十八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六

一

遷猶得其國家以往雖使救而城之未見其為專封故齊與諸侯可書也若夫榮澤之敗漕邑之處衛也國破君死遺男女流散遷轉莫之底止於是而救之於是而城之豈非所謂專封者歟故齊與諸侯不可書也今而又曰莒丘在衛小穀在齊均之以魯自城書也蓋莊之二十有二年城小穀左氏則謂魯之城也為晉仲然魯亦未嘗有自城它國之邑者杜預注小穀管仲私邑今在濟北穀城穀城別是齊之穀邑魯與齊襄曾會其地而蕭射就朝之處不曰小穀小穀本魯邑也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孫明復魯以考此當矣未可引以證莒丘也且城楚丘之二年齊宋魯鄭曹邾為會于訂將此六國城之也又况亡國之餘豈魯一人所能獨任其責者哉成鄭虎牢非魯之獨成也歸粟于蔡非魯之獨歸也皆霸者此諸侯為之也信之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陽穀之會齊

之霸者幾三十祀左氏則指陽謀為代楚之謀近世儒者亦多從之何則楚之僭號稱王馮陸中夏齊之所當憂者門庭之寇也其欲聲罪而致討者計已久矣兵不正勝師出不正及不有以周詢於始則何以善處其成功哉今而曰齊及八國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之伐楚因侵蔡而遂為之又不用江人黃人之師也陽穀之會果何所謀乎是不然齊桓節制之兵也兵有聚而為正亦有散而為奇先之以文告之詞而耀兵於陳者齊及八國也示之以犄角之勢而按兵於境者江人黃人也樂毅將伐齊則元約韓魏以分其與國之援諸葛孔明將擊魏則申好江東以定其鼎足之勢蓋楚今為江陵江黃今在汝蔡光黃之境自江陵及於其國者不啻千里然楚之與國也熟諳楚事而樂告於齊此一會也齊之所以敢致力於楚者獨不以江黃之謀乎及召陵受盟齊師老矣

陳轅陶塗實設軍道使陷泅澤之中討之誠是也江黃二國全師守境未嘗出戰故又使魯主之而後用之於陳不然陳豈有獲罪於江黃者哉今而又曰左氏叙蔡人之嫁蔡姬故侵蔡豈先以伐楚謀乎以是知陽穀之必不然矣雖然蔡姬未絕蔡人嫁之若曰齊以侵蔡之陋不足以令諸侯而欲以伐楚名之此近譎矣孔子又謂之正者何也意者蔡自莘之敗獻武見執既而楚人復之為楚屬國諸姬之陷於蠻夷者自蔡而始齊也因是而侵蔡特以蔡姬而召魯欲使楚人之不覺一蔡之潰乃移其事於楚則夫齊及八國之威已動於鄔郢之都矣陽穀之會其與江黃謀此者至熟也雖晉之霸亦猶是也楚之寢強非東方崛起之吳未有能制其死命者始會于鍾離又會于戚又會于柎又會于向屢會之矣然未嘗與之合戰於楚楚之歲有吳師實晉使也豈非晉之所

以用吳者亦得於齊桓之約江黃者乎抑此二事又齊桓霸業之特盛者也楚之封衛也陽穀伐楚也春秋之大節目也此而不辨則無貴乎知經矣它如邾儀父非字也當與邾子克別是一人近世黎氏亦有是說然莊王之弟王子克實字子儀又一證也如單伯魯大夫左氏謂周大夫則深致其辨然魯邑有單父單伯是魯命知周有單子則姓苑言成王少子臻封于單或周別有單邑歟未可定也餘卷帙尚多又當有待於面而後盡焉

與博嘉父書論杞

春秋列國惟杞最難考足下確主左氏謂杞本侯爵或與足下辨者之謂杞爵為伯謂之伯者公羊氏之說也公羊釋經但二年來杞杞侯為紀十二年曲池之盟而杞侯亦為紀其後止見杞伯耳前此故也是不然杞之本爵公也當武王

克商未及下車存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滿也存夏之後於杞則東樓公也存商之後則梁子之在宗也地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奉其祭稱先王客而朝以備三恪故傳曰王者之後稱公是則杞本公爵也周之盛時諸侯之封爵甚嚴也微子微仲雖用商之舊稱至二世而為宋公胡公滿之後則有柏公孝公而杞自東樓公西樓公十世至成公皆稱公無異稱也是則杞之本爵公也而又謂之為侯為伯者諸侯之封爵變亂周道之缺也自杞之入春秋桓之二年稱侯莊之二十七年稱伯僖之二十二年稱子文之十二年又稱伯襄之二十九年又稱子昭之六年又稱伯自是終春秋稱伯凡六變春秋之書他國未有如此者後之儒者釋之不曰杞用夷禮春秋貶焉則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不曰時王黜則曰霸主擅為之進退也由此觀之則杞之為公爵也

明矣安得主左氏曰侯爵主公羊氏曰伯爵然予猶竊有
疑焉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禮則夷之夷而中國則中國之杞
宋王者之後也桑林之樂公侯合伯子男之禮猶班班然僅
見於宋杞無有矣信乎其用夷也然春秋狄秦者有之故鄭
者有之秋晉者有之夫以其行夷狄之道也特以疏舉而未
嘗一黜其爵爵者先王之所建也今不能用先王之禮而用
夷禮狄之可也聖人又豈以意升降諸侯之爵乎若以杞之
用夷則已與稱子矣而又稱侯稱伯且曰雜用夷禮則降一
等純用夷禮則降二等將以其偏近淮夷也春秋之初杞即
淳子之祀也而非雍丘之杞也嘗以來朝不敬而致討矣曷
不於此時貶而獨貶其卒乎此一疑也春秋之世非先王之
世也諸侯恣行滯亂不軌衆陵寡大侵小信乎封疆之依離
也杞之自降則吾不知也且當時之削弱不特一杞也又何

杞之屢降乎然春秋之末諸侯之賦嘗重矣子產請之於晉
則曰鄭伯也而使從公侯之賦懼弗堪也爭之不已卒以
滅賦夫鄭固自降矣春秋未嘗以男爵書之若杞以其力之
不足禮之不講僻陋在夷不能自列徒以削弱而貶謫為侯
貶謫為伯貶謫為子是戰國之衛也而謂杞若是乎又况先
王之封爵杞之世守也曷為無故貶爵以自辱其先祖苟又
自降不已則將為周室不成乎乎此二疑也成周之盛王室
固能細陟諸侯矣其東遷也王失其政諸侯亦於是乎不廷
蓋非特一杞之為也使時王而能貶其爵削其地誠足以振
衰周而起之矣春秋不必作也不然恃亂如鄭衛桀驁如吳
楚天王不能一有所懲而獨細杞奈何以夫王者之後於周
為客而以夷狄視之耶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
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過乎使杞而可細是果何罪

以至此乎吾未聞時王之威令足行也彼藉區區之禮以感
勤諸侯至於魯桓篡弑之賊猶且錫命以寵之雖死不廢其
賞濫矣其刑則未也又安在其能紕祀乎此三疑也時而春
秋王道缺矣諸侯力政而後有霸宜乎其取先王之典而紛
更之也然五等之封爵則未之或變也春秋之始年大國雖
有欲霸之心而小邑未易以從霸祀之為祀是時一與舊盟
未嘗自列於諸侯之會齊桓之盛且不足以致祀又百餘年
而始同盟于蟲牢若之何而禮為之進退乎鄭大夫卒晉人
將治其室鄭人不許豈不曰以大夫之在鄭而晉得以制之
是邊鄙鄭也不可為國大夫且不可專廢置於鄰國又况同
為天子之藩臣乎若霸主之擅進退者誠以甲兵之強弱幣
王之厚薄也而偕其等秩則於載書之際以莒子則先薛伯
以曹伯則次許男或有之矣而未始敢變其爵也且祀之來

人淵穎其美第八

五

盟也晉人方帥諸侯以城之固將尊顯之不暇安得賤而紕
之乎此四疑也此四說者必有所是亦必有所非其曰祀本
夷禮而春秋毀之未盡其義也則又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
又未盡其義也則又曰時王所紕而霸主擅為之進退也是
則祀本何爵乎公爵也夫既公爵矣春秋曷為若是而書之
也夫子之作春秋必關於天下之大故而後書蓋文武之褒
大封而祀為首東遷以來彼且扶傷救死之不恤為天王者
固宜發憤于上而振愆周室之法度乃徒霸主僅假其大義
以專封弱國以聳動天下且禹之功及民也遠人之見河洛
者猶思之况其子孫乎鄭不足道也而祀為稱大夫子蓋嘗
惻然有感於心而特予之以王爵之不正者且以志其日就
衰滅之漸是心也與滅國繼絕世之心也故曰祀之本爵也
也祀之公爵吾於西周見之祀之為侯為伯驟升驟降吾於

於春秋見之見之於西周者正也見之於春秋者大乎時
其變於天下及變之既極又以子稱之當其卒也淮夷嘗病
杞矣緣陵有城而齊以不霸當其來盟也東夏嘗不寧矣淳
于有城而晉亦以不霸有霸非美事也無霸非細故也於是
王道之不絕者如綫人皆曰杞先聖人之後也今弱矣而春
秋屢變其爵將使天下之諸侯少懼焉則周室猶幸也夫豈
上絀夏下存周而果如公羊氏之說乎否耶足下既主左氏
而學又孰昔漢董仲舒與胡毋子都同業故春秋之教大行
此不無望於足下也亦惟有以析衷焉

讀戰國策

春秋戰國之際齊先霸晉次之惟南方之楚宋大與二霸相
出入秦則眇然一變於西戎終之吞二周併六國類非昔之
所謂疆者乃今西望而悉輸之秦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

而致然乎吾嘗求其故矣春秋之時齊晉及楚既疆地廣則
主驕兵勝則民疲民疲主驕自顧無能敵已者亦不能以敵
人然後秦以我狄辟陋之國決起而驟勝之又况山東之主
年素踰弱冠材不逮中人一旦孽后貴弟位重權高繼夫細
兒專兵握政欲以是當孝公商鞅則非秦之敵也游談捭闔
託秦名以自決盟約戰攻挾秦勢以為解不然上無以僅存
其國下無以私售其說曾不旋踵皆以為秦築帝宮比郡縣
之民未始有一寤者惟夫山谷險惡羹藿飯豆之人言之也
切慮之也詳且有以深中齊楚三晉之病燕人者曰秦之欲
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
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
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
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韓人者曰山東相合之主者不

卑名之國者可長存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疆者長
久萬世之善計事疆不可則不如合弱胡與越人言語不相
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秦之兵至
柰何合弱又不能相救助如一此所以為山東苦也其言云
爾太史公乃遺下不錄世亦莫知其為誰之謀齊楚三晉之
人類曰我國大否則曰秦與我厚一國受攻五國不救韓最
近最先亡燕頗遠乃後亡齊楚三晉之人不監秦之所以亡
山東者而競趨其所以亡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
乎或曰當周之初本在岐梁沮漆之間商之中世特置西鄙
荒僻之地而不之有故太王王季文王自其百里之國而興
焉秦猶周也及武王克商天下歸周分紂之故都而立三監
太公望處齊周公旦處魯召公奭處燕武王又自營洛邑居
之而濟之以德秦則反是郡縣一置而子弟為匹夫仁義不

施而刑戮為常行是秦雖能得周之所以興而獨不能得周
之所以不亡山東既平六國為一陳勝劉項之徒大呼而起
函關百二之險章邯百萬之眾終不得首尾相救又何秦之
強弱爾殊也由是觀之山東散則秦勝山東合則秦滅死君
之胤亡將之家猶能使天下不為秦有况山東之完國乎夫
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秦獨有其一此正孟子所謂鄒敵楚
者秦又戎也公羊春秋不云乎秦伯李而不名狄道也孝公
商鞅未遇之初天下亦以夷狄擯秦擯之是矣而又事之何
哉秦交之不絕與國之不恤縱橫游說之不禁非秦能亡之
也自亡之也是故曹操為國賊而吳蜀之不通宇文為鴟梟
而陳齊之相擊亦終於必亡而後已豈獨戰國乎哉

讀韓非子

予讀韓非子書蓋法家也至顯學篇乃言八儒三墨皆足以

蠹國而害政必欲盡去乎是而後能治墨不足言也儒者之學通古今徹上下有國者無不賴之而非獨不以為然是又荀卿子弟子也一何迂誣怪鑿若此耶豈以荀卿子之學猶習於戰國之俗而不純於堯舜周孔之道或有以召之故耶昔者孔子嘗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荀卿子則曰大儒天子三公小儒諸侯大夫士猶向君子小人之辨然又非也夫儒者本學士之稱也荀儒矣雖其居一國大夫之職而其為天下平治之器舉在我惟治有廣狹則其德之所及者有遠邇今也大儒之效必以歸之周公小儒之為害若子思孟軻且譏之或言王或言霸或言強國務使世主擇焉以為政則又時變其道以曲從之道可變乎是徒苟冒而竊情繆學而飾說既病乎人且厲已也仁義必堯舜征伐必湯武子思孟軻之道將不粲然明白為後王法乎柰何欲法後

王而反譏之也當周之衰也孔子自其先代廢壞之餘修衣冠正禮樂明文章而以之教七十子也未始曰吾儒者也猶曰是有君子有小人所謂君子小人一義利之間耳又豈有大儒小儒云云者耶然以戰國之世去聖日遠而諸子之說紛起私意揣摩強辯相勝荀卿子號為儒者而未純於聖人及其弟子又自叛去夫然故人視儒者之學輕而非也亦陷於刑名法術之末且曰八儒三墨皆足以蠹國而害政至欲絀儒生去經籍自以其刑名法術之學而施之於天下此其罪誠不在李斯後矣荀卿子豈或有以召之故耶雖然先王之世先王之道無非儒也所以為儒之名者未見於天下也粵無罇魯無削秦無廬胡無弓車非無也秦魯胡粵之人類能之而不有其名也夫既儒者之名立而後百家異說歲聒日聞嘒嘒然矣其昧者私溺於一偏之見浸淫蔓衍而不知

返其証者且謂吾道為無益必欲煨燼滅裂以盡之而自
其所欲為於是周公孔子之法耗矣故秦人之言曰詩書不
如律令仁義不如刑罰詩書仁義蕩焉無餘卒至於危急敗
亡而曾不少寤也嗚呼昔卿子亦不為無過也哉

讀公孫龍子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孔子高
論廡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家使君臣上下
徇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後
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警者為之然後有敵顏師古曰警
者許也公孫龍豈所謂許者哉然獨不明立一定之說而但
虛設無窮之辭亦徒為紛更變亂而已何其細也孔子嘗有
言曰觚不觚觚哉言觚而失其形制則將有不得為觚
者又况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以為治者乎此固吾聖人

淵泉集卷第六

九

之所慎也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
利害為心文姦言飾譎行日馳騫於他岐沈溺於外物而卒
至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敝敝焉名不統實老子亦曰名者實
之實也公孫龍蓋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頗滯於析辭
而反闇於大體察焉而無用辨焉而不急鄧析之兩可惠施
之多方持交物也不然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為先矣名
位不同節文異數聖人嘗以義權其輕重禮正其進退是皆
天造地設亘古亘今決於人心著於耳目溢於禮官之篇籍
必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天下之事雖未嘗出於
一定當其權合其中則固聖賢用心之所極無俟乎辨士微
物而取喻者也今則彼為堅而此為白此為同而彼為異吾
徒見其紛更變亂而已矣何補於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
之木公孫龍之說而欲求其為倚名責實者少矣自今之言

吏治者觀之恒多文而少實官具成式吏抱成案標注時日
指陳辭款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縱也非失出也則已補
苴其訛闕鉤擷其姦伏類無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定
而虛文之相蒙風俗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
龍之喙且未足以處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相以下必
欲其徇名責實為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牋奏至於文
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似矣然以聖人之治天
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其小疵而不受其
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告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
之術王成或以是而得賞楊惲蓋寬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
將何以致是也與其名是而實非則又何貴乎徇名責實之
治哉嗚呼白黑之紛糅賢不肖之混殺後世之治為不及乎
宣帝遠矣此予所以猶有取於公孫龍之說也言治道者可
為永嘒也哉

淵氣集卷第六

讀孔子集語

自孔子歿學者言人人殊當戰國之時遂有孟氏之學荀卿
之學世子密子賤漆雕公孫尼子之學蓋惟孟氏之學本
於曾子子思而獨得其宗至於荀卿則知一返孟氏而復以
人性之善者為惡豈不遠乎人之道哉然而周人世碩又
謂人性有善有惡而恒在乎所養且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
雕開公孫尼子之徒寔出於吾聖人之門一倡群和而告子
勝後持與孟氏為辨雖以漢世大儒董仲舒劉向揚雄徒能
反覆乎善與不善之間而終無以究吾聖人之實然者聖人
之道則已以為天下裂矣孔子在時東郭子嘗問於子貢頗
疑聖人之門為雜子貢則曰夫子之設科也以待天下之學
者隳桀之間多曲木砥礪之旁多頑鈍是以雜也然則聖人

之門有以德行進有以政事顯有以言語行有以文學著門
弟子各以其性之所近學之所就而往教於其國聖人在時
固不至如東郭子之論其雜也然而聖人歿而微言絕異端
起而大義乖吾於是而後知東郭子之論蓋出於聖人既歿
之後而深慮夫戰國諸子之自相矛盾也自相矛盾非聖人
教之若是其雜也學者自雜之也嗚呼一曲而邪說百家而
橫議曾不悟其厚誣聖人而欲求暢其一己之私納之於聖
人之域鑿空而無所繫著傳會而徒為摹衍聖人之道豈其
若是聖人之遺言佚語則已矣差四出而不可致詰是故名
家苛媿而煩碎言聖人必先於正名法家深礫而慘刻言聖
人可以殺而不殺漁父盜跖肆為譏訕讖圖卦緯過於妖譎
將其心自耻其文辭之淫妄義理之膚淺吾不託之聖人則
不足以信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又未必不以此而或疑聖人

淵源集卷第六

二

之門為雜也老聃言道德世之清淨寡欲無為者多託之老
聃蘇秦張儀言縱橫世之游說熒蠱世主者多託之蘇秦張
儀此其偽亦何所不有且學者反以是惑也然而聖人之言
記諸論語垂在六經是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昭然若
揭日月而行諸天也又豈戰國諸子所得而易雜者哉雖然
孔子家語初出魏王肅家觀其言且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
王肅嘗持以難鄭玄世之儒者猶或疑之而不盡信蓋慎之
也况今永嘉薛據所以孔子集語或本於戰國諸子或載於
西漢老儒雖若聖人之遺言佚語賴此而僅存吾恐天下後
世學者之滋惑也書以識之苟或謂吾如劉子玄之疑古者
吾知慎焉而已矣

書張良傳

或謂予曰留侯之先相韓者五世而韓滅故留侯欲為韓報

仇咸陽復建韓國之社稷既項羽殺韓公子成則又歸漢
漢畫策以圖楚及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國後
韓將再封而留侯乃借前箸以籌其不可為漢計則善獨不
為韓地乎又當秦之初亡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焚棄先王之
典籍漢興盍反是道留侯才智明達素書兵法僅託之圯上
老父豈無以三代帝王之道而一言之歟此皆其可憾者也
予曰不然方秦之亂天下豪傑並起非大家豪姓即其宗室
父兄日夜嚙舌扼腕攻一城下一邑以務立其故主求以勝
秦秦既滅而楚霸王制天下立十八王又殺故韓王而改立
他王韓失職矣豈不欲輔韓之故公子哉留侯之力誠有所
不及者故仇楚而臣漢非實委心於漢王也又欲為韓而報
楚耳撓楚權立六國三晉有生氣而韓亦必有再封之望然
當楚漢之未決又立六國以衆其敵使天下游士各歸事其

淵穎集卷六

十二

主漢無與成功漢之勝負未可知又况項羽專制之餘山東
河北九江昌邑猶有故王有不可以紛更而變易之者使韓
復得而有鄭昌之死非其意也韓其能以存乎田儋魏豹張
耳陳餘之流皆不足以復存故國故寧寢酈生之謀而就漢
之天下天下既定太原馬邑固已屬韓襄王之孽孫矣韓之
再封又未必非留侯力也若夫漢用兵之後高祖自謂以
馬上得天下而陸賈叔孫通皆故秦之儒生要之皆辨士非
真儒留侯既以兵法決勝而素書又明黃老黃老之學簡而
靖且與漢初除苛解燒之法同一意何有於儒術也孝文時
雖以賈誼之通達國體精練時務絳侯灌嬰且沮為洛陽少
年喜功生事孝宣亦謂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
知所守何足委任當世果有儒者亦將以是而受議焉又未
可責之留侯者也嗚呼漢祚百五之衰豈非儒者之罪乎

代帝王之隆者實一精之將相大臣使然是又何獨留疾也哉

亡友喬生哀辭

自予少居山中恒踽踽四顧無一與交者言語趨踴動輒見笑以為木訥人也人亦未嘗樂與予交東陽喬生光庭素善予光庭世醫也性耿介欲以文墨自奮援予每推戶造之從容文史間且引琴以自娛當得趣墟市若無行人神思悠忽括宮納羽驚颯入弦聲在指外嘗為予製山居騎氣引等曲騎氣者蓋曰以是騎天地之心氣云爾人或謂生此與俗鮮好盍已之君則曰此吾癖也今年夏予北歸自燕而君以久病不得見病日劇自度必死比死猶耿耿不亂自世道降中人以下一溺於異教而已苟能充其力於緇黃而顧不能盡其心於棺槨亦獨何哉賢者卓然有見於古將曰吾有先聖

人之法在毋崇異必務於心否則衰辭謏說之是徵亦何所不有以至羌胡不憂其死惟怨不焚之俗得移於中國蓋舉世莫之悟也而生獨有稱者焉予世之羈民也進將不能有所用於世退又無所藉以自治其身交友於是乎益鮮遂為之辭以哀之是歲至治元年也辭曰

嗟乎我觀我人均是庶物或厚而豐或薄而空垢氛作私車輻為疾囂智鑿心燒憂戕質欺賢聖神見鬼出足蛇肆威翼肅增慄恒視力之可為至泯身而弗恤空其已知之矣恭予以生慌焉以死錯寞之與居汗漫之為使馳睽神以絕塵抗厲亂而離滓通衢窮巷黃耆孺子百年同歸天地曾不若一指也而予又何激乎或者持爾故藝騫爾奇音據軫沉著竿梯嶽崙人跡罕到鳥獸哀吟豈成連伯牙之爾待私有感於人琴嗟乎生自此遠矣形潰散而不復魄委地以何

將蔡大區之寡郭而與進化者游衍索之何而獨使我心懷也悲夫

亡友張生哀辭

曩予童稚間予友張生始以贅來女氏重以親戚故甚狎每歲時一會必出所著詩宛有二妙四靈風致倡予和汝且累數十不自止至於言談舉動尤缺然不能與世俛仰而獨好從博者游袒跣馮陵幾欲起晉宗時豪傑而與之交者乃曰韓文公世稱大儒張籍且譏其挾博筮規人財公但答為善戲不譁文武弛張之道李翱集載古樞浦經一卷梟盧關整尚可覆也是將何代無賢哉至治初予自燕南還而生乃遭女氏有憂故之孽焚其妻子蕩其室廬筐篋殆盡生朝夕哭拾遺骨混一函葬之女氏本朱書玄碑識其墓曰幸歲遇寒食沾杯酒盃飯不餒也自言生時具子午卯酉衝也多成敗

五十五元

淵泉集卷第六

十四

茲既敗乎我則天必更成我乎未及十年而今竟以戚戚死豈古所謂秀而不實者乎生諱鑫字季長於是年三十有六續娶卒無子又行事不以概見徒念其身死無後以悲會既寔予日以事不及哭有宿草焉故為之辭使就其墓而讀之亦予之至情也辭曰

惟大塊子稟我以精復黔雷子造我以形藐予生子中處櫻世變子弗違日寧伊表表子愈備行者辟易子坐者竦跪眸子子擗光時髮毛子挿牙齒何衣冠子弗帶又旨味子弗嘗既藜羹子不我足葛屨之績戾子喜以履霜豈予窮子可達恍昔壯子冬老歲月款子如奔山丘零落子不自保嗟妻孥子託聚指債貝子浮漚雖茲身子亦贅矧外物子將焉求諒眈眈子跳丸曾隆隆子倚杵大海波子塵飛三山踏子六鼇遊舞何人寰子無覺曰氣化子則然道能存子常然者可朽

子不以年朝顏治子桃其華暮彫殘子烏鳶之食古今子同
流天地子罔極嗚呼悲哉子白雲坳林木沈沈子野獲嗷嘈
逝夫人子不可見柰逝者之如斯子滔滔

亡友趙生哀辭

趙生季良家故宗姓也予少與之交者若干年自言妙推算
星曆所直星宿甚有力又自奇其容貌壯偉言語秀拔且喟
曰某生以布衣敗寇州縣某生以刀筆起佐臺憲某生以文
學升進館閣士無志則已有事竟成吾此行決矣及行予
呼酒與生別又作序文一通以壯其志曰蓋古之豪士多閑
偉襟襟自異於常人然固未易遇也遭世急於用人然後遇
耳任少卿田仁漢名縉在扶風西界小邑時自以無豪易
高及來長安求為衛將軍舍人貧不能給絳衣玉具劍或為
家監騎奴所屈辱當天子擇材衛將軍家富兒賈豎妄庸僥

倖如木偶被文繡外美矣中則枵然無一有卒無以易此兩
人者只困者必益伸暫晦者必終顯且世之難飢羸者窮危
無所畏告古何嘗無一哉今生日論天下士之賢否時命
之窮達口不告宗黨是不別僚友北行慨然如必有所遇者
然本其平日所願欲欲以措諸事業且落落難合及朝上書
夕則召見一息有池橋間衣駟馬或隨之矣夫又何愧
於古人哉此殆生之所自信者久矣惟予亦幾生之必有遇
也自生去二年人造燕趙間來言生英銳之氣窮窶之色日
闕於曾也猶澹然不為之動終以是而客死豈世所謂臺築
有志之士人方譏其為狂為妄天又若是愁之者耶曾祖其
其官祖某某官父其洪州司法參軍生喜讀書庶幾復振其
家及是乃以喪歸三子儻然也有足使子悲哀慘怛於心者
又從而為之辭辭曰

嗚呼趙生才非不足用而命也數奇學非不能博而力又不
得自進於時杰之何我吹律本以徵贖操頡篇以昇賢齋奇
材與劍客日切齒扼腕而不可悉數紛衆人之異嗜者特俗
之披猖爭繁華於趙李競翕豔乎金張郊坰羅車騎第宅溢
酒禁此生之所欲見於帝鄉也或者窮欄下俚摘項黃賦生
未嘗睹城郭死不殊於土礫上猿猴兮下蛙黽僅耕鑿之是
力烏能窺出日乎泰華之頂固已快雨零於窻隙矣不然使
彼生者以妻璧弱子經有以抱終天之戚戚為何如也耶

李仲舉與尚周哀誄辭

初溧陽李士良仲舉字姚岑士貴尚周蓋延祐間予同薦于
鄉至杭見尚周舟中二十餘美風儀善言論潔士也及來
燕邸乃與仲舉相見其年不後尚周貌加佹言若不出諸口
雅士也李本故家仲舉幼病母愛之甚及上禮部欲行乃閉

五

淵齋集卷第六

十六

諸戶使不得出泣目盡腫且曰我家左江右湖魚稻豐給子
故多病又忍以風霜小雪錮吾子雖不仕進無損吾事宗黨
親戚力勉使去嗚嗚 介致佳米善藥不絕于道仲舉歸將
之官餘姚竟以丁母歿歿死岑自諉科以來兄弟數人鄞黃
彥實授之以學彥實故儒家子材高而學邃嘗夜夢坐岑廳
上觀觚四設尚周年取少前無跪乃脫身所被綠衣之覺而
尚周至拜跪如夢彥實驚問尚周對曰士貴幸不墜先生所
教彥實遂浩然不樂曰拱悲誦一篇縱酒自恣卒不起尚周
既任官黃巖大姓李肩輿甬道入尚周誰之曰是家隸鹽亭
恒執持州縣短長後頗廉得其私煎盜販過賊鬻南嶽寺罪丹
書之李憾復以鹽法陰中尚周家會尚周出巡鄉部遽以食
遇毒死嗚呼自始至終未及十年哭吾友二人蓋幼而學壯
或不及行或既行又且死不及究其所學予方幸此二人皆

能有所卓立乃沒沒焉若是枯華硯費燈燭助簡編欲少崇榮寵於當世為何如也夫誅者哀死而累行者也我之哀矣又豈能自己於辭也哉辭曰

惟理之賦人稟其全惟氣之運人遭其偏誰謂我人不關於天孩提之聲雖胡越之不間壽殤之數柰彭殤有不得而齊焉昔也招佩清潔鋪張華繡將似窮而實遠聿致汝於顯觀令也夜歛精彩沉埋槁壤抑似通而實塞終睽我之素獎嗚呼使多汝之材泚汝之貌輝金艾而大耀仰黃鯢而難老吾何為而此二人者感不然使汝貌不揚汝材不良毋馳心於魏闕僅辱跡於東隅忘太冥之間亦不得而汝畜也秦淮之水赤城之山豈腹如昔之往還者乎赤城之山秦淮之水亦既忘其所以為矣死者矣尚何言哉嗚呼

餘杭史生哀辭

諸暨方鈞子清每言餘杭史生之賢生名坦字履仲自童齒時性敏而氣溫遇書善誦知義理及長學為文則又中充而外若不足必欲其為然生今其死矣生本世家子當其自敬思弘肇之子間三世有汗馬之勞用異姓疏王壽至猶前後絡繹焉王公者數人及故家喬木一壞於朔風頽頽餘故生自為擇植戶計不得不力當其與子清友也必矜矜以自持不妄言笑處繁有得則相告有過則相規信乎其有益者也然生今其死矣蓋予素居者久嘗欲就令其人薄紉華嗜道義與之友則庶幾乎古之絕學可復也若彼生者未死尚可得耶夫天之生物也不常是既滋而息之矣遽反而散焉故雖僅見其勾萌甲坼而不究其實此固子清言之未已而悲輒隨之者也子清之所友又得其所未友者可不悲乎乃從而著其辭

茫茫子堪與靜者誰喻子動則或嗟神媧立極子老齷斷
黃土肯靈子壤蟲與俱清濁雜揉子孰賢孰愚出生入死
孰幹其樞嗟史生子美且都三十未有子二十餘汝目光
子汝領欲鬚汝衣汝冠兮張拱而趨古之世祿子今則無汝
守伊何子家有其書王綱之正子聖髓則腴孺齋渾灑子
揚芬敷中則已殖子外不我誣苗而不秀子汝非童鳥天
開子能彈躍揚之燭子鳳翽子文則記笏子武或
及學當用子不汝少湏用其學子謂鼎挂車前歌
子信以鋪世之人子我其睽孤黎立所呼子我亦忘五
泉既軟子徧走而驅父夷不稷子匪歎曷趙李毗是利子
項相扶植珠毀璧子我瑕瑜嗟史生子儼不汗世之愧
我則吁雖曼爾脅子不易我懼一朝之短子古人與徒然
以往子溟濤之初堯桀是非子孰毀孰譽天荒地裂子莽為
子為知爾

五十五

附錄集卷第六

十八

友趙生哀辭

予友趙生良佐字子有宋武王六世孫予少子有六歲
嘗兄予子有喜讀書善行章及畫竹石為人不可類其
貌與人交必盡其情當酒酣或登山遠望慨然將有四海之
志焉他不識也子有未病弟良傳病已革遂為文以祭癘
曰吾父老吾弟病若不救是遺老父憂幸避我乎祭已體瘁
痒欲病既病而弟死後五日子有亦死且厲其父歛我鶴鷺
衣鑿角跣足道書一卷殉於是年二十有八矣尚未娶此皆
其可哀者也為之辭曰

伊索居之侘際子出郭路乎何之飄風習其折木子挾澗水
以增悲自童邛之相得子謂吾子之瓌奇短衣襜其掩骭子
歌長劍之參差諒先民之是若子曾流俗之不汝知何舉世
之無似子復降年之若茲嗚呼哀哉子行道為之悽惻淚雨
下以霑纒子面死灰而失色矧載形之如贅子將反真而為
息誕有日之來歸子邀窮天而可得紛後生之輩出子務華
藻不備飾唯沫疾之文繡子負小此之岐嶷爭從俗以售名
子遂藹而弗則何維彼之悲子反奪君之甚力信造物
之子汝父得以為仇夫汝弟其亦已子又使汝之不瘳
惜夫人之有生子惟自智之是求何賢智之不愁子不愚魯
之能伴炯天星之勇子爾野莽之將秋殆自古之皆死子
等遺骸於山丘恐尔化之有但子忍吾私而不哭逢陌上之
花開子見城南之草綠知異物之終歸子恨千觴之不足庸

淵真集卷六

一九

救汝於匍匐子復吞聲而躑躅於是歌而吊之曰未始有物
何委蛇子爾生爾死七百罹子脩短隨化天何私子彭鏗殤
子世所疑子羽且癡子决癰潰痲仙可期子滕言
往寺我心之哀子臨文嗟悼孰喻汝懷子

安朱氏新注黃帝陰符經後序

予聞龍孫李筌嘗得黃帝陰符經讀之數千徧竟不能略通
後遇以始章句解釋蓋甚怪言神農氏襄蚩尤異
橫黃帝三年百戰而未及有功天命亥女教以兵機賜以九
天六甲乙信之符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者筌又別著太白
雲經聞外春秋以輔行其說強兵勝敵豈必務貫於此經而
後能然耶廣漢鄭山古曾語蜀黃承真蜀宮大火甲申乙酉
即殺人無數我授汝秘術庶幾少減於殺伐幸汝詣朝堂陳
之陳而不受汝當死泄天秘也已而蜀王不聽而承真死孫

光憲竊窺其書題曰黃帝陰符然與今經本寔不同不知此
又何書也若乃筌務用兵而山古又欲務禁兵此果何耶夫
老聃本道家之祖而其書多寓於術自其一心之靜天旋地
轉陽嘑陰翕而世故之萬變者縱橫錯豎惘疑禁格悉出於
其發而莫能逃乎是也是故世之言兵者考諸道術流於讖
記洞乎飛伏狐虛察夫龍雨鳥蛇此殆孫吳韓白韜略機謀
之所尚者然非儒者之正論也新法身安國當先克南渡之
際每每世用兵講武之失注是經雖然天下之時勢日
殊兵難喻度苟取古人之糟粕而強請我知兵是即趙括
之不知變也自太祖台得天下太宗即懲五代藩鎮跋扈之
亂急於偃武而及數世指紳逢掖之士寢恥言兵兵
日弱矣遂至故都三鎮隳沒君臣將相跳犇潰散夷夏
盜賊蟠踞糾結卒使王業偏安於山海崎嶇之間不復自振

淵穎集卷之六

廿

此誠有可憾者然而撫摩疲民收合遺燼猶足以守此三百
餘年之命脉而不滅至於泯滅者豈在兵耶是故承桑氏以
文事而衰功而敗文武二途要皆可以亡國陪
家而天下時勢之所在不以兵強而存不以兵寡而亡者抑
可矣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義言兵而深不欲以孫吳
韓白機權而言兵蓋罷秦楚之兵則曰去利而懷
仁制威不敵湯武之仁義是蓋仁義云者實當
武力桓文之節制也雖使黃帝玄女誠有所謂陰符則上篇
世用兵武之本也雖使黃帝玄女誠有所謂陰符則上篇
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術千變萬化出無入有要之亦不能
有外乎此者又况李筌鄭山古道家狡獪之流耶惜乎安國
儒者自有正論何獨用是而後為言兵者耶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六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

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於古學

者為樂不為樂之所採者為古詩遂

以定作詩之法不無幾焉竊意古

取其

之將

世在大樂官第能識

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

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

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

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

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

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

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抵牾者多然

孝惠二年夏扶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

帝

樂府沈約樂志王僧書

其聲美漢人以樂官一

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

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

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

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

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

論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

耶奈何

詩為一通

說樂家未必專

者為解解者何樂

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

世在大樂官第能識

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

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

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

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

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

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

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抵牾者多然

孝惠二年夏扶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

帝

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後
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

體官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可也若朱

鷺雉子斑等曲古者以為標題下則皆別事

禽之美以為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董世見重巷陌之相

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為哉傳有之樂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

詩之與樂固為一事詩以言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音者也

今則欲以樂府而盡為古言謂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

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于

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

樂家未必重其辭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嘻今之言

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皙之

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歌之曰濫兮欸草濫予昌松澤

子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慘悞隨河湖

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

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詆耻心樂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

兮木育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

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

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

樵又為樂府正聲遺聲然性愛奇卒無所取兢則列叙古

樂而復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哉又以此天

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欲以皆

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詩之

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
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為法太
樂府文

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 後則不明
有樂府矣幸惡以教我毋多讓焉

三墳辨

三墳書近出偽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書而作連山
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無卦爻有卦
象文鄙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三易者一曰連
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古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雨
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易伏羲之所畫者也文王修之
伏義豈以連山為易又首艮乎夫連山蓋列山也列山本神
農之舊國首艮又有重山之象連山非屬之神農而誰乎
藏本黃帝之別號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震初巽
乃歸藏之初經歸藏非他易也坤乾是已又何析而為一乎
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貞注今或

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世之說曰易占以變故
其數但用九六而尚老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
或用八而尚少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
先天之易也連山七而首艮歸藏八而初坤亦不過踵吾伏
義之舊及推其所用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四十有五易
則四十有九又若不相為用者而今三墳書獨不聞焉方孔
子未刪書之先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又
能讀三墳五典矣太史公所謂摺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
國尚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以者大也言
大道也苟言大道孔子不刪孔子刪之此其文說不雅馴矣
東漢以來說者所指三皇之跡又不一劉歆乃謂古無三皇
五帝而周官特出於漢儒之手可此其書與否 四呼三
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礙今而為一也外才魚姓者叙

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承用以其路定。標丹帶
名山記呂梁碑及輜軒使者方言却疑三墳書重不可
亦但差錯其世次改易其名跡而已紀者何非括以合雜
通叙命之類乎姓者何非三姓六姓四姓二十姓之類乎
大率與路史合也洪又雜引春秋河洛四緯及山海經等書
亦已博矣然亦何異三墳之膚淺乎莆田鄭樵且謂東漢諸
儒尚喜識三墳書雖近出庸不猶愈於識乎乃引紫雲之傳
而上實諸古易經之列以為非後世所可及終亦不能掩其
然也嗚呼孔子歿天下言人人殊荀卿子激焉至言性出於
聖人之偽卒併詩書六藝之正者一畀秦火而雜燒之又豈
不以其偽之勝乎古人嘗有言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
味是則稽古而不究鴻荒探鹿之世亦未為不知學也哉

伯夷辨

淵源集卷第七

四

予讀呂氏春秋伯夷自北海而歸周至岐陽文王已卒武王
即位使召公奭盟微子使周公旦盟膠鬲由是伯夷去之以
自潔隱焉而餓死豈其然乎當紂之世天下紛亂伯夷之欲
為聖人氓者久矣聞善養老而往就養岐梁之間固不在文
王將卒之秋也且武王初政又豈果有勝殷殺紂之心哉膠
鬲紂舊臣也嘗與之約戰矣雖天甚雨猶不欲失期往救其
死况先使周公要之以加富就官之盟乎將已有篡弒一定
之謀必陷賢臣於死地乎不然膠鬲非賢者乎又微子遭時
之變猶念念不忘宗國雖不得已而去未肯自遁於周以為
已也則利世為長侯守殷祭祀召公亦何以有長益乎武王
克殷復立武庚不幸三監之流言共為王室之不寧成王周
公然後起而殺之也不然則請後七廟世守天子之禮樂豈
有待於東夏之別封乎夫如是微子膠鬲二盟非也二盟

既非則伯夷嘗至周而就養矣孟子曰天下之士老歸之文王蓋未卒也藉令武王繼之紂而改行將先天下之諸侯修朝事未嘗欲推亂而易暴也殺牲埋書而煩褻鬼神行貨要利而離間天子左右伯夷當聞其風不入其境坐而觀到岐陽而後去執去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扣馬諫伐之後也然則雖受文王之養亦且必受武王之養矣太史公迷於文王受命改元作伯夷列傳有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此又以為不見文王而遽去胥失之矣

樂正子微鼎辨

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盍使樂正子微之使樂正子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樂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子謂樂正子未知信者也夫信者本一夫之私行而欲以應天下之變萬不同且使

淵穎集卷第七

五

其拘一曲執小諒者以應之鮮不自賊者矣蓋此有所謂權焉權者何義是也行苟合義雖言不微不害為信義一不合徒務徑情以直行是則尾生之拘柱也今夫齊魯相攻擊危急旦暮耳一鼎豈敵一國家哉然而宗廟之重若不敢輕以與人也彼方以不義微吾信吾則以贖奪真亦兩相當者何必若是憊憊然哉設或求鼎不已又求割地與求斬大將首與求太子為質而後退師於是使樂正子微之且一一拘之乎抑違之也夫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而欲徒以執一行之是則用吾拘滯膠固之見而微夫無所稽考之語且不可又况欲以聖人體道之大權而維持天下之變故失之跬步則憂在千里之外矣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信惟義所在此孟子之言也彼樂正子非孟子之徒歟其相魯也孟子喜而不寐人問之則曰善人也信人也嗚呼身信之小

者耳今也 信一國 而惟 正子之信則樂正子見
重於齊魯也 夫 信其信 又愛鼎不若以實告
曰鼎固贖也然定鼎吾先君之分器將以是奉犧粢饗祭和
而周公太公實與享之不然則二公之盟不云乎後世子孫
毋相害也吾先大夫展禽嘗以是言却君師矣夫吾國不能
下人以禮而至用其世守之器君亦不能以禮服人而欲
人之所有皆君之所惡者也為此計者內不失鼎而我之信
義加於鄰國彼必悅服而去之信之大者也夫又何取乎一
夫之私行為哉然樂正子儒者其為人也好善且善改過惟
他書載微鼎一事不類故深辨之否則戰國傾危險詐之士
踵相接也孰謂樂正子者非賢哉

甬東山水古蹟記

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海泗南到

今慶元城三百五里泰定元年夏六月自慶元桃華渡覓舟
而東海際山盡無草木或小僅如筋輒刈以鬻鹽東偏海有
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氣疑下有寶或云東夷以海貨
來互市必泊此山山故有砲臺嘗就臺窺弩射夷人矢洞船
梢入地尺又辨作大筒曳鐵鑠江水夷舟猝不得入前至澳
口在石岙險離立南曰金雞北曰虎蹲又前則為蛟門峽東
嶼或大如五石斗甕躍入空中却墮下碎為雲雨或遠如
雪山冰岸挾風力作聲勢崩擁舟蕩與上下一僧云此特
其小小者耳秋風一作海水又壯排空觸岸香一辨舟楫
乘獨帆檣上指潮東上風西來水相闔舟不能及一撞
石且靡解不可支持又前則為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釘
鐵遺山則腥刺不動昌國境也昌國中多大山四面皆海
人家頗居篁竹蘆葦開或散在沙壘非舟不相往來田種少

類入海中捕魚蠃蚌蛇母彈塗傑步躓涎氣味道人鼻口咸
或仰毅他郡東從舟山過赤岫轉入外洋望崖峯山山曲白
艾地多蛇東到梅岑山梅子真煉藥處山誌書所謂捕蟹洛
遊山也唐言小白花山自山東行西折為觀音洞洞瞰海外
巉中裂大石壁紫黑旁罅而兩岐亂石如斷圭指伏蟠結怒
潮掀擊晝夜作魚龍嘯吼聲又西則為善財洞峭石嚙足泉
流滲滴懸纓不斷前入海數百步有礁土人云曾有老僧東
燭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竅有光大如盤盂側首睨之寬
弘潔白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又自山北轉得盤陀石山巖
恠益高壘石如垤東望宵宵想像高麗日本界如在雲霧蒼
莽中日初出大如米筴海盡赤跳踊出天末六合喬然鮮明
及日光照海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類鋪僧伽黎衣或現或
滅南望桃花馬秦諸山嵌空刻露竝立巨浸如世疊太湖靈

壁不著寸土尺樹天然可愛東南望東霍山山多大樹徐市
蓋駐舟此土人云自東霍轉而北行盡昌國北界有蓬萊山
衆山四圍峙立旋繞小岫屹如千尺樓臺而中處又有紫霞
洞與山為鄰中畔通明方如大車之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
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湯不能辨又有沙山細沙所
積海日照之有芒手攬則霏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
少損旁有石龍蒼白角爪鱗鬣具蜿蜒跨空亘三十里舟徑
其下西轉別為洋山中多大魚又北則為胸山岱山石蘭山
魚鹽者所聚又自北而南則為徐偃王戰洋世言偃王既敗
不之彭城而之越棄玉几硯會稽之水又南則為黃公墓黃
公赤刀厭虎厭不行為虎所食者也夫昌國本禹貢島夷後
乃屬越曰甬句東越王句踐欲使故吳王夫差居之然不至
也海中三山安期羨門之屬或避秦亂至此方士恃未始深

入或云三山在水底或云山近則風引舟去蓋妄說也東晉
人士每愛會稽山水故稱入會稽者為入東抱朴子亦云古
仙者之藥登名山為上海中大島嶼如會稽之東翁洲者次
之今昌國也是年秋八月自昌國回姑疏山海奇絕處明晉
人之不安時一展翫宗少文卧遊不是過矣

周正如傳考序

予每觀左氏春秋王周正月釋者曰言周以別夏殷也及尋
公羊穀梁二傳又雜引諸經讖緯孔子初無明說後之儒者
頗用黃帝以來七曆求春秋時曆卒不盡合杜征南長曆反
謂經必有誤經未嘗有誤也是豈夏正周正之異哉蓋曰
王者受命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徙居處易服色殊徽號
變犧牲異器械而改正朔其一也此固然也董仲舒曰道之
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堯舜禹本一揆也何獨至於

湯武而遽革之哉亡之說者嘗謂當周之世春秋必用周正
春秋尊王之書也隱公元年之正月是即平王四十九年之
正月也然而前徵乎商則元祀為十二月而月不改後據乎
秦則元年為冬十月而時不易春王正月似乎冬十有一月
也而聖人易之以證其行夏之言程子所謂正月非春假天
時以立義也自程子之意則曰夏正寅春也周正子非春也
是改正者必改月也故曰假天時而已自今說者之說則改
正者又不改月不獨假天時也雖王月亦假矣當又自異於
程子也至其所自為說且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革命
特示不相沿襲巡守承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果是則聖人
又何必以是為顏淵告哉或者又謂古之改正者必改月商
周之正月非春也伊訓元祀太甲三祀下不紀時秦誓一月
召誥二月上亦不係時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王月故也然而

秦漢之際每年之首必以冬書十月之上顏師古漢書注且
以為孝武時改太初曆後乃追正前代正月為冬十月者抑
弊信矣至若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禮且言古之改
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
關於丑人注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為正則皆可以為
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為春也亦可矣魏
景初時楊偉造新曆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十二月為孟春
次年三月為孟夏本鄭說也然則奉若天道敬授民時又不
常有一月二月之參差哉今之說書者蔡氏父子亦謂如孔
鄭之說則四時改易尤為無藝三代之改正者必不改月商
周之革命者特不過用其子丑之月以為歲首耳周官正歲
周正建子歲首也正月夏正建寅月數也春秋之正雖用周
正而月數不改每年之首截前兩月以屬之上年之尾誠若

是則隱公之元年魯史必書之曰冬十有一月而聖人自削
之也蔡氏父子以之言書則或可從以之言春秋則猶未可
從也或者又謂三代之世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魯用周正
吾於春秋魯史見之曲沃用夏正吾於汲冢竹書見之是故
左氏雜採諸國之史以為傳或用夏正或用周正互有不同
昭公之三十三年十月晉人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定公之
元年正月又曰會于狄泉是重山也魯太史辨火山之候亦
曰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又一證也雖然王
者之大政必叶時月而正日是豈容以一代之間而三正之
並用者哉世之說者或曰易有之帝出乎震自伏羲神農之
世蓋異建矣次而數之堯建子舜建丑夏建寅而甘誓且載
其怠棄三正之文者本此也然自顓頊以來始以民事命官
而歲月自當以人為紀先王為是推筴迎日治曆明時民之

析因夷隩鳥獸之孽革秣播無一不得其居之宜與其氣之
順者克舜禹三聖輒因之而不敢變也意者秦漢之際鄒衍
張蒼五德相生相勝之緒論歟或又曰天地人三統子丑寅
三正古無有聖人所不道三代之改正特改人君即位之初
年為元而已雖然此謂改元非改正也而改元者又非春秋
之重事也將是數說吾亦疑信而疑從之哉番陽董生始出
夏時考正二卷云此巴川陽洛先生作也洛之先君從洛後
曼淵而淵又授業于朱子蓋嘗舉朱子之言曰三王之正不
同周用天正豳風之詩又皆以人為紀是則改正者改歲首
也未嘗改月數也上卷專論春秋下卷雜論他經又傳一切
附著已說最為明了考正之作寔朱子意也然而朱子四書
集註詩集傳自用周正周月臨江張洽朱門高第春秋集注
且謂周正建子即以為春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

八 朔氣集卷之七

作經方尊周而一天下不可遽改之也朱子之意豈果考正
之意哉予蓋歸而質之黃君景昌君則曰左氏魯人也使其
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左氏信矣若夫豳風之詩
周公所作是固追述公劉居豳之事當夏世用夏正者也未
可以說春秋乃作周正如傳考二卷以辨考正之不然今兩
書具在子故并識異說者以復於董生為何如

古職方錄序

鄉子嘗治春秋左氏傳及太史公書稍觀黃帝以來王者都
邑又春秋諸國交爭時分地山川城邑較之禹貢已多乖謬
不可徵自孔子作春秋魯君子左丘明為之傳丘明魯人也
尤識周魯典故莊信以前特言齊鄭襄昭之後特舉晉楚餘
大國頌及宋衛陳蔡若燕秦又以絕遠無赴告甚略太史公
采世本戰國策作三代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其云舜稷契

陶伯夷相翳之裔詳矣垂益夔能則曰其後不知所封又曰
滕薛駟小不足齒周武王時侯邑尚存餘以黃胡沈之為不
可勝計故弗采著然則周制害已諸侯悉去其籍雖曰頒爵
與祿孟子猶不能詳况他人乎方竟遭洪水使禹平治州分
為九及舜攝位冀分為三青分為二至禹而後合竟之舊班
尚云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然以禹貢
九州計之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僅得黃帝之半說者且疑九
州之外黃帝亦嘗畫野分州舜之十有二州亦補此也然周
禮自王畿而次之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方而計者則為三
里漢地理志亦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
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紀山川大抵與禹貢不異何其里
數若是之懸絕哉或曰尚書據虛空寫路方直而取之漢志
乃因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或曰禹之聲教所及地盡四海

八淵類集卷第七

其疆理所治制止五服若夫荒服之外則又有區畫者存非
若周漢且盡其地之所及者而疆理之也何以言之王制四
海之內截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也故周禮雖
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群辟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是則侯甸
以隆重人維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
其邦國都鄙必兼夷衛之初封人民氏族之田分器至詳至
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宗仲幾嘗言滕薛邾為宗變而薩宰
竟不從焉况附庸者朝從於衛夕入於鄭四通於秦南屈於
楚蓋有之矣當世曷嘗以此為疆界之區離者哉然又有一
說焉夫冀禹之所都冀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
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為土中曹夫王城八百
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為男服蓋曹順流
極便而鄭則反是虎牢之險大豈五服之制哉若畫棋局然

以定遠邇也是以幽州通於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於衡山而虞舜狩若謂周之斥大土疆又皆不出於蒼梧碣石之外不然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僅千八百國毋乃夏后之盛猶愈於成周之盛乎將此萬國者特舉成數而言非實至萬也然鄉所言黃帝方制萬里而得百里之國萬區者夫苟一國而方百里矣至於萬區則不止方制萬里以謂方制萬里則萬區之國每國以開方之法計是亦不過每國四里而已何有百里哉且國猶邑也鄭取十邑河南即魏檜等小國也賦四邑郊即隨絞等小國方里而井井四為邑故小曰邑大曰都萬區猶萬邑也舉不及百里之數者凡以一邑四里也齊魯之初封也孟子亦稱儉於百里儉者不足也不足於百里也戰國時乃方百里者五必曰當在所損以復於先王之舊若明堂位言魯七百里出於成王之特賜是

徒漢儒習見戰國之魯非成周之魯也漢儒所以言此者由周禮公地方五百里之說誤之也梁周之西都僅四百里東得洛陽六百里乃合千里三公公爵也宋地將不方五百里乎苟方五百里則天子亦無地以自容魯一侯爵耳藉令成王未賜亦當得四百里以一列千里計僅封侯國二而有餘三而不足將以何地而給千八百國之君乎是豈魯之侯爵百里而止非七百里也周禮又討論於漢儒之乎故以其封國之誤者攙入之遂變而為斥大土疆廣為封建之說殊不知禹服猶周服也黃帝之萬國舜之十有二州亦猶周服也若謂盡其地之所及而疆畫之者恐不可以論周止可以論漢漢之盛時東置玄菟樂浪北度陰山西盡西域南窮交廣僭耳且有非古九州之域者故予每謂封國當從王制百里之國不加多也州域當從禹貢五服之地不加廣也亦

是而已耳昔者晉陳壽嘗撰古國志五十篇世遠書無可繼於是本禹貢采周職方用叙前古帝王公侯名氏都邑之不同者餘及四夷種類亦繁夥矣合之以秦漢以來郡縣且志其成敗興滅之端知者詳之否則或闕使後之博古君子覽觀焉

後序

自古者帝王公侯都邑名氏與滅之故紛乎夥矣予少時嘗疏其一二曰古職方錄且序之然猶有可疑者蓋孔子之序書也自唐虞始荀卿曰五帝以行無傳人其文野及孔安國書序又言古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徵楚左史倚相吾誰信哉信聖人而已矣夏后氏承唐虞之盛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殷湯革命存者三千武王克殷大封同姓餘蓋一千八百是果何以驗其然耶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紂夏武王資

八百諸侯以伐殷何不思之甚也湯始征自葛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及有事於桀雖毫衆尚憚於征役且論之以予伐之不得已又况其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武王豈得因六州之衆以往脅於君哉及大會盟津陳牧野率用西人不曰西土有衆必曰我西土君子下及庸蜀八小國耳他無見也要之是說又因王制周禮之異妄言之耳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禮大司徒公侯之田則以一男當之推而極於五百里之廣及總天子家內與八州所建之國無地可容鄭康成云自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增加諸國之地故禮與王制不合王制又殷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為一公侯伯三等而已至周乃更立五等然禹貢所設男爵小邦已在侯服之內寔有山川於殷人之先者春秋亦乘嘗不書五等之爵也孔

顓達云馬軌依周禮包咸依王制各有所據難以質其是非
雖然王制豈殷制哉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左氏傳曰列國
一同或攤筭或鈎筭自實其所載九州千八百國之數比之
王制地又加倍者說禮家紙上文耳近世說者知禮與王制
不可合言自夏商以來分土無過三等班爵則必立五等至
周而封疆少異而實不異公五百里其所食者二百五十里
侯四百里其所食者百三十里有畸伯三百里其所食者一
百里子二百里其所食者五十里男一百里其所食者二十
五里自其所食者求合王制獨侯爵之百里子爵之五十里
公則贏而男則不足者半又謂終周之世此爵往往設而不
封公爵一宋是已男爵二許宿是已虞虢則三公之公也羅
戎男則夷狄之長也雖然陳舜之後杞禹之後周之初封當
與宋並爵為公胡公宋樓公猶班班然見於史陳之為侯杞

之為伯後世之自降也任宿須句顓臾風姓濟水上小國微
乎微者也與盟于宋來計於魯亦得託於春秋餘豈無類宿
者爵之以男乎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雖虞黼以外諸侯入
仕王朝既曰公矣未有不受公爵者驪我固夷狄也推其地
必在西周畿內豈自夏而變夷者耶且姬姓也曲禮曰其在
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無稱男者然又曰職方之制
邦國千里封公則四封男則伯特建國之率也予於是始有
悟焉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亦總數也意若曰州方千
里建國若干九州之內則以之逮若干國也不然天子之寮
內公卿大夫與王之子弟咸食采其中所餘之地亦幾何哉
春秋之初王政廢壞佞度放紛非西周比也公侯列國猶可
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求其大者纔十一二附庸小邑夷狄雜
種悉充其數齊負東海楚據方城之南晉雄其北而秦又囑

起於西獨未至流沙之極大抵自號曰霸朝雖盟會侵伐之
所及者此之千八百國之數千八分之一也何大相遠絕如
此耶然則九州所建未必實有千八百國或封或未封封則
實有是國未封則虛是國以待可封之人如宣王之封申伯
封則曰申國未封則猶曰謝邑或即以其虛國為諸國之加
地如宋鄭之間有六邑不屬諸侯則自掌於天子之更是故
公爵自百里而加至五百里男爵自五十里而加至百里非
盡然也特以是而為建國之率不得過也鄭康成不察於此
乃謂周實有千八百國每國實有五百里至一百里之地非
斥大九州之界則亦不能容是若干國也此其失也蓋惟子
朱子嘗謂孟子班爵祿之言已與周禮王制不合而王制又
自與周禮不合近世說者乃曰馬融之本周禮者自其軍賦
而言之也包咸之依王制者自其田賦而言之也制田制軍

淵穎善書第七

雖橫準要必使周禮王制之不合者而必合於一也然以孟
子當編五之際周禮已不復存王制之作本出於漢之博士
而周官又出於劉歆雖朱子亦固不能無疑矣關之可也子
故特附其說於是錄之後併以俟夫知者而正焉

關子明易傳後序

予始讀史中子中說頗載關子明事後得天水趙蕤所注
關子易傳中有一篇大際易上下繫之義既耳昔述其出處
本意考其百年數別為一篇似皆出之王氏疾曰王氏中
說本於漢世關氏易傳肇於戴師愈師愈江東老儒也觀其
傳統三消息盈虛交象策數之類獨與張彙相問答最當薦
之其考史而王氏之贊易世傳關氏學也是又豈盡假託而
後成書歟夫易之道大矣世之言易者往往不求其道之一
卒使其學變為而各不同是故談理致者多溺於空虛守象

數者或流於讖緯此豈聖人之意哉蓋大地之初未始有物也聖人特因其自然之理故推而為七八九六之數非苟畫焉將以著其未畫之妙而已後之儒者苟造其理而過為其畫之求太玄準易者也洞極則又擬玄者也玄之數起於三而洞極之數亦起於三生以配天育以配地資以配人猶易所謂三極之道也故凡三體九變三九二十有七始於萌而實訖于幾正且通焉今其書世見之者亦少中說所載殆未嘗及此然而王氏每尊其學之所自且欲自當達者以為聖人復出王道復行而洙泗禮樂之教復明於斯世毋乃徒託於此而侈言之歟至於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關氏之學蓋深於易者也雖然昔者子張嘗欲知來聖人但言其既往者以告之是故三代常因其禮之大體而或損益其制非謂王者有是禮也必過其

所卜之數夏以金王得數之生商以水王周以木王得數之或聖人不敢知也為其說者尊周漢廢介鄴且以明真主正統之所歸後世讖緯之流耳楚靈欲併天下既不得卜則投龜而詬天孫皓亦命尚廣卜焉且曰庚子之歲青蓋入洛彼二君者曾不悟其己之不脩而徒欲惟天之決也故天命吉凶命歷年必以其類應亦可見其際耳元魏以下爭奪擾攘乃若灼然親睹其事無有少差忒者張彞之殺胤端見矣曾不告之以辟禍者何也其數也耶銓削選格排沮武人不可謂之數也果其理有以召之故耶雖然法自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人而合天者也關氏每拳拳於天人相與之際今之言天者類曰是莫之為而為者終至於廢人事而不之誦嗚呼關氏之學殆孤矣吾故欲削其不合者而著其合者且書此以質夫人焉

妄箴

我相我心園中竅外一身之主百骸之會孰心弗真乃以妄
害孰心弗正不與妄對倏而氣盈忽以質齷衝為機張湧作
鼓輔資將急富梁肉捕糶賤欲速貴媚姜管前窮思何益巧
筭何賴本根不守萌孽徒汰擻日出光螢燭猶沫寒耳有聲
暴若雷嗑一真尚迷眾妄弗退卒與妄居毋俾正敗我曰不
然職用自効勗言敬茲永佩妄戒

躁箴

昔我先哲有理無欲後民多欲理返不足當其躁起熾彼炎
熇不燥則藏積為醜毒豈心爾恬念在奔逐豈貌爾夷階若
窵谷狐狸器呼鱗鱗跳曲匪賤薄天匪浪狃陸何能爾動動
則相觸豈不或靜極雨迷復內省耶幾童牛之牯外悖正行
羸豕弗躡繫沈與真不自表裸雖躁勿躁敢不飲東昭然陽

明聖

淵翁集卷第七

一七

明聖雨陰濁惟是躁心我告匪瀆

教箴

人可教乎教不可長孰使子教教其焉往惟昔孔孟豈不或
然教其所可乃人之德既辭以疾又鼓子瑟留亦不止凡隱
子凡哀今之人欲一以教訛欺窮陋於說華好狂黷點自
謂過人過猶不及迄喪其身毋謂人言無足去取吉人之辭
不在頹輔毋謂人行無足是非守之以正動與俗遠人寧教
子子必自省彼何人斯教焉是逞

情箴

惟我之情我何以生我生之微曷敢荒寧莫健匪天晝夜不
息繫之星辰厥有羸縮人之一身從幼及老疾憂患惕焉
以保人率幾何開口笑言曾不儆戒日趨宴安周公作書是
曰無逸求其艱難務任稼穡糞墻朽木嘗責寧我聖人尚云

夫豈我可念慮之萌惰或弭之乎為之著惰或施之我告子
隋隋乃不改習與性成後慎毋悔

鹽官箴

廓惟東南瀛海之府軋靈輸波坤輿孕鹵燉之炎上瀉以潤
下五味之長百穀之主豈伊廣斥禹服有貢物因天產利許
民共豈伊庠形周官有職禮存國容賦佐王食時惟管生乃
始權之圖霸何急奪民所資秦益其侈漢承其醜將眾是濟
豈吾之私舟車交載水陸問道牢盆斯給漕輓斯考口籍糶
人家具竈媪苛碎已甚惕焉不保卓哉漢昭亦或罷榷云何
可徵議在文學法如張弓利若紙刃刃鉅則傷多滿則窘貧
以近實實不可即富以歛怨怨何能克吁今之人汙可小息
敢告所司敬之母慝

庸田箴

五十五

人淵穎集卷第七

十八

惟林其生亦夥斯植凡厥庶民我藝黍稷祇命農父飭是稻
人井田之畫溝洫以均均以其流畫以其絡仁施曠乾利化
既墉在山者激過類斯博寧順其行勿私汝鑿胡水之涇微
禹其魚胡水之汚陸海以腴曰漳曰涇克釀汝渠曰史曰白
史不絕書胡可滅裂胡可鹵莽田畷之功水庸與身既有墻
屋汝謂撤之厥有田則汝謂割之慎毋輕民民乃邦本生養必
遂務在蕪藁慎毋去食食乃民天儲蓄必贏否則瘠捐自利
利民豈止川瀆非汝之苛我民之足我民不足其何能穀世
無父誰踵其躅

韶石銘

述矣上古帝在有虞時巡于南曰至蒼梧有嶠者石爰彼海
隅我奏我韶音定爾區或搏或拊或曼或擊從之則純成也
以繹明哉惟人幽哉惟神我祖我考我臣我隣來汝之舞我

功之叙勸汝之歌我政之和前瞻無前後顧無後出三代上
居百王首孰強非羸式訛人心孰淫非鄭卒曠古音吟吟斯
深瀟瀟斯廣魚龍不波鳳鳥爲往有曉者石雙關之峨誰使
洞庭不張成池丘曰盡善札云蔑加非帝之思我銘謂何

秦坑銘

惟羸之雪自任不儒彼坑者曰焚我書書日以壞羸日以
跌竹帛煙起干戈流血遼矣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刻木
結繩神義繼天肇造書契智如倉頡文字轉熾序我混沌闢
陽闔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孰墳而三孰典而五素王不作
萬世一警微言如綫橫議溢鄧鈞鈇折亂不撲益延出王入
類儒墨相較徒兩業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動相詆譏叔合
遺墟顛倒是非汝塗汝塞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黔首有
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羸氏我將適從

春秋臺銘

惟汶之東古稱中都其西匯如鉅野所瀦於昭魯侯言出于
狩曾不登厥聖聖應在藪彼芻者子乃獲斯醜繫聖是惻思
考以走嗟嗟宗周岌岌業業禮墜樂壞兵戈日接齊強而據
晉悍而讒頑夷相陵弱邑就壓惟理與欲夫既折之惟亂與
賊不其戚而其褒伊何界以締績其貶伊何齊斧弗貸彼瞽
左生史編是徵惟高及赤口說相承一之弗協式用沸騰夸
予譽盾執鼓以興屹與者臺繫聖是處豈圓蹄肉角復出焚
莽徘徊碩瞻逖矣中土嗚呼吾銘永鎮鄒魯

磻溪銘

有瀏斯溪惟石之磻誰歟漁者伯夷之孫自被東海曰徂周
原我志非魚我人之完天錫有周君臣相權爰底于牧爰取
歌淺我咨我謀皇旅嘽嘽既定周鼎却開齊藩方韜汝光如

龍之蛟我獵我人非政之盤既顯諸用如鷹斯飛發揚蹈厲
亦摠其下惟古之道孰測其端勿謂伊人漁釣是奸我懷于
今不古是觀已雖不能民之艱難有蟠斯石惟溪之湍我勒
我銘昭示不刊

試劍石銘有序

吳故吳墟也自閶門東出十里許有白虎之丘王闔閭試劍
石在焉悍靈物之不可見銘斯作

惟峻之鑠惟結之折山靈奉鐔白帟司鏐伸威勦剛殺氣纏
錯攻堅取破發通遠畧汾泝乘軺郊郢弛折風斯輕刺志用
鑄虐賊然兇駭歛爾就躍我思古人吁不可作

蚩尤讚

元氣肇開鴻荒斯闢凡茲庶民詎有兵革人禽攫齟草木
芟翳奚靈不鑿既裸罔衛蚩尤者出始構禍端雍狐是資

廉相殘撤鑪挾鞬鎔精瀉液舍我耜耨行被劔戟惟聖
制物與天同符君子慎術小人改圖豈伊樹兵爰使絕輿
匪斬頭角終殞肩髀霸王迭起仁義無稱揣摩捍闔技擊
橫行天何攻戰尚汝禱禡九嬰乘城竄竄在野善師不陳
時摩有爭曾不是戢曷維其寧天生五材莫偃匪武我贊
蚩尤敢達初父

盜跖讚

我觀古人我讚惟跖彼何人斯去順効逆盜本有道殺人
以幹橫行魯國按劍東陵榛與是栖間噉是鑿投骨起漸
見盆思攫世不予善居恒有楮分均我義後出吾仁惜汝
刀裁機汝器獲汝曰不然俾畫作夜我盜何盜取非我有
不盜之盜人不汝咎聖人不作大盜日爭所恃者力相擒
以真土行下效僥倖邪侈因之而攫懸不畏死人豈齊豹

地非桂存誰生禍首卒化盜區斯可讚為善者揚於
乎哀哉尚謹罔極

延州來季子觀周樂頌

我之懷矣惟我季札來後勾吳歷聘上國王綱隳壞侯度傾
側日尋干戈不德以力大音橢窳二氣苛慝禮樂不興繫誰
之則我奉我幣我車北東懿彼諸姬曰至魯邦魯侯賓之自
郊祖宮魯侯享之式命警宗首以二南繼以國風載雅載頌
商魯攸同中以象箭文德之容亦有大武允奏武功淵乎蕩
乎泱泱淵淵或秉以籥或綴以崇上際湯禹虞舜之隆曰漢
曰夏韶箭以終嗚呼四代一日備舉參聲知政閱覽博古或
登或降踧踖偃懷夫何自鄒乃不及魯公卑私彊寢棄厥緒
或僭以侑或雍或旅篋磬武蓋方枘之鼓踰河蹈海散亂無
所先王之盛究彼始基器之尚存去道遠而仲尼有云周公

淵頌集卷第二

二十

其衰豈獨鄰子學在四夷邈矣千載詩亡樂缺設而不御
瞽矇失列日趨淫哇恒用鳩吶宣榭既焚本實先撥我之懷
心焉孔但作此頌章昭示來哲

漢武帝南巡射蛟頌

惟漢六世大展巡狩於南服自尋陽浮江而出親射蛟江中
獲之猗歟壯哉蓋夫荆楊之域水上墊隘淫蠶蛇行風雨怒
作掀臚瀉縹睽睽懔懔莫之敢櫻上乃御黃閣挾剛挂朱戟
闔體而騰擗白羽應弦以碎劍霜批鱗頓霧發鬚鬣雨淵
破披角鬣耳於是海童關閩川三清宮神靈恪虔耆老懼扑
信帝王之英略天下之奇觀已人莫不曰齊臣擊擊呂梁雷
轟楚士劍揮江水血變彼一材官直制其死命焉之以動萬
乘也哉夫豈區宇寧謐四夷蕪穽積沙漠之育陽制集竹之
炎爵強無有不弱堅無有不殺正之昔知此者知此

朽將信威乎鞮譯又何獨快意於鱗介鳴呼材之尚氣之
通之悅遠之懾雲鳥之散沒魚鱉之顛顛殆有不必勞已而
挫銷者臣乘臣翔臣助臣壽王躬睹盛美獨闕歌頌千載之
下默默不文予故特跡史氏之舊作是頌頌曰

大漢之興兮世繼其烈言巡東南兮略彼揚越一江橫匯兮
設障險隘有蛟嶮起兮中路洶絕驚擊斷攪子渤濤作壘上
之頽怒兮殺我橫厲起施猛設子鬻角盡被九竅曉出子矯立
巖崑舳艫暮拔兮波濤疊雪上神且武兮瞻仰拒撥功負不
世兮威振有截舟車所通兮職貢用戾龍沙不揚兮瘴海枯
竭上飛無所逃子下走無所脫嗚呼漢之廣大兮古未之制
百里奚讚

我思古人惟百里子自其知學亦幸既仕出干宗游弗克離
社移事周顏復捥我軌我告我塞我役于虞塞謂不可我端

五十一
大淵氣集卷第七
七

其驅鄭門不啓彌道是翰孰云我智我諫我愚豈伊一身終
顯西土我肥我牛庸竦五殺相業和闢霸圖起距國中行游
童叟笑舞勿曰我毫毫無壯時勿曰我賤賤者貴基勾萌甲
坼穉好之姿干霄合抱貴有宜施嗟我時命萬世一既矧茲
白徒曾罔黃齋太公屠釣何晚弗獲繫我人斯老死誰愴

接輿讚

古有狂者曰惟接輿辟世不仕裸身以趨放言寃行神則內
居鳥驚獸駭雖聖弗徒聖人于行荆楚是屆採時斯亟從政
者殆矧麟未變何鳳之翮曷遠我真迄受世害繫聖所可彼
猶不然曰父曰母曰人曰天執心既一抱道弗權視豈犬彘
獨不天淵夫何山谷卒遁名姓蕪菁是食馭鑿枉聘聿知其
光玄性爾性高颺不群隱德之鏡我友者扈魯弗服裳豈無
巧濫譏我踞涼既馳且驚滿國若狂古狂不作俾也可忘

古碣石辭

古碣石者本禹貢冀州之域蓋東南南海運自海而北達漳河實出乎此子喜其上符唐虞之舊制也勒之以辭
惟聖建國寔曰冀都北極之運萬邦作孚宮廷婀娜峙彼中居士女和會溢鄜塞鄂江播白粲淮紉黃淤聿宮有潛竟海其艦偉哉碣石枕我海隅表此水道長為委輸上蟠乳奧下結坤區割流綬養披秀醫閭日月播盪星辰盤盪恠神罔象龜鰐龍魚颿扶纜守翼奮鱗驅悉輦國用來通帝家自國有貢或河而渠或砥斯鑿或絕或踰爾絲紈帛金寶象珠投毫竭縷滿捆壓車矧茲米粟誠係歲儲得一玉撮懸萬命軀漢乖轉輓唐允征需於穆我后仰承唐虞按之圖籍實以德符晉天率上瞻戴罔渝偉哉碣石狀屹如若杜斯植若爾斯塗頂漲如席濁漳以趨削嶠勒辭永代是模

五十四

八淵類集卷第七

廿二

白雲先生許君哀頌辭

占之學者必有師世之說者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得嗚呼經師豈易得哉自嬴秦焚滅經籍之餘漢以來老師宿儒失其本經不惟口以傳授則或新出於風雨壞屋之所蔽是以惟傳經久而不差者為最難至於人之所以為人示之以德義道之以言語則之以動作威儀是將使人觀感興起而易至於不自覺者無非教也雖然捨經則又何以為人師哉然以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迭興而師道之所自來者浸遠蓋惟伊洛諸老先生寔始倡為道統而後知有所謂義理之學已而考亭繼之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至此而遂定必也誠明兩盡知行並進可以深造夫三代聖賢之闡域不然則經有傳之益久而愈差者矣是故古之學者常得其師傳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既失其師傳苟非明道則固不能以知經經

既明矣吾則又知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不外乎此也嗚呼經
師豈易得哉惟我許君昔從蘭溪金君履祥學金君本於王
文憲公柏何文定公基而王何二公則又本於黃文肅公幹
蓋此實朱學也然君天資深厚學力純至手抄口誦志行彌
篤而且樂與人為善家故貧常僦屋以居達人大官踵門候
謁交糾論薦而曾不為之少動山東兩河江淮閩海之間賓
客弟子擔簦負笈執經請業又必為之搜摭明白斟酌飽滿
而後去初未嘗見其有惰容是以終日危坐學徒環列無懈
無敖無嬉笑無訾教言唇舌者革心浮躁者易貌而日就於漸
摩變化之歸嗚呼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來君信可謂得夫
師道之重矣此蓋世之所共見而無間言者也君諱謙字益
之世為夔之金華人居教授凡若干年年六十八以沒予適
以事不及哭而君平日遇予極厚於是特疏哀頌一篇以洩

淵源集卷第七

廿四

予情此予所以深痛夫人師之難遇而經師之尤不易得也
嗚呼悲夫頌曰

夫天下之生也衆矣其生如醉而未醒其死若夢而弗寤何
經籍之可聞豈聖賢之能對修為蟻蟻之起滅習爾蠅蚋之
攢聚將一歸於斯盡卒無怪其兀昧惟古之大儒君子涵養
省察戰兢惕厲道不遠人則天理民彝之所存經以載道則
王綱聖蹟之攸賴且身名之並立獨不與年壽而俱壞嗚呼
許君博學無方篤志不懈上追洙泗之本原前泝伊洛之宗
派昭日星之訓則理全而無疵闢荆棘之途則辭達而固礙知
肅容而正襟恒粹面而益肯學徒麋來賓客滿座咸曰吾見
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是其車轍之同門戶之正者發之於難
疑荅問之頃形之於動作威儀之際實足以使人心悟而神會
吾固知其人物之標表經學之站概誠亦可以闕其十而肆

其外矣已而天不勅遺曾不使之多有壽考而奄然長逝
巷兮虛聞書策兮塵蓋會稽先賢失予砥柱襄陽昔舊奪我
楚暴宋屈穀之勃剖而無竅則渡者日溺鄭昭文之琴彈而
無聲則聽者斯賸此蓋我許君之所以警新學鎮末俗者遠
乎邈矣自不可求之於一時而欲罄之於千載者也嗚呼青
山如屏流水如帶惜哉遺烈闕此幽隧死而不朽烟然若畫
死而可作則已莽子黃土白雲之蕪穢矣柰之何哉其亦有
可悲也夫其亦有可慨也夫

張定傳

張定者諸暨人初以武學復等賜第從軍建康歷清流潛江
令端平間史嵩之制置荆湖孟珙帥軍夾攻蔡州奉香朝諸
八陵定以受給錢糧從守鄧州時河南始通豪傑義士歲食
官廩者僅萬人及兩淮進兵汝湖北制置司計議官出江陵

措置邊防團結水寨權守峽州俘羸卒萬餘對壘生擒回紇
頭目夷梓公奪馬五十四騎俘數千人遂以功換閣門宣贊
舍人知泰州累疏論清野利害不報去職復江東總管建康
駐劄兼沿江制置司計議官召守融州廣西經略司言左右
江有警融據其衝欲調外軍定曰本土自有峒丁歛丁耳目
便捷器械銳利若能團糾調用皆精兵也可以應敵外軍懸
入不諳水土惡弱不熟谿洞險阻無適於用坐受罷弊乃大
置酒教塲亭上鳴鼓一呼萬甲蟻集經略司聞而大驚遂劾
罷定吳潛當國起知通州改守德安府開慶閩賈似道開都
督府定往謁曰德安地小不足展布四體勢須假吾一命圖
得要領歸報幕下會北兵十萬截嶺而東別屯黃陂陽臺
定亟言德安城壁單阨合盡徙居民保漢陽都統制劉炎遽
引所部禦之陽臺矢下如雨兵卒不得進似道命移德安治

吳王磯頭定曰兵法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今幕府無
先發之兵而德安移治彼進我退異日將無地投足遂單騎
詣轉運使趙葵稟議曰夫南人貴舟北人貴騎今聞北兵更
用舟師鄂漢兵單弱不敵宜亟團捕魚湖舡虛張旗幟部令
不測使出沒炫耀江北洲渚間則大江徑渡之謀可少戢也
不然一旦渡江復以鐵騎蹂我鄂漢必危葵怒曰長江天塹
北兵豈易渡哉君郡守知不離德安一步言及鄂漢何脅也
定曰德安小郡鄂漢荆閩要害今則北兵破沙洋泊陽羅洲
掠取漁舡斷改鞦韆巨莫斧斤不絕整兵練衆意在渡江萬
一舉鞭徑渡東南關動吾豈能獨受誤國罪哉葵怒愈厲曰
漁舟如葉江濤渺然我轉運使也毋欺我定力爭不已曰事勢
至此謀議不信嘻吾死矣已而北兵渡許黃州葵遂殺定定
死鄂漢大抵陷沒如定言

五十九

湖穎集卷第七

廿六

為說者曰予嘗到諸畱過定所居處得墓隧間故碑刻為傳
方史孟之夾攻蔡州蔡下故所失地歸我子女玉帛悉輦而
趨北朝廷持其議曰今幸得一空城是後有受地之名而又
無兵無糧以實其地終亦不守史與孟皆報罷北兵復起於
是趙葵許戡等出軍河南大兵迎敵我軍隨潰遂割唐鄧海
泗以請和當是時定守鄧州竟無與成功者已而襄樊破鄂漢
有警磨些善闡之兵又擣貴象奪辰沅抵長沙取許黃州北渡
與鄂漢兵合丞相賈懼開督進戰遣使乞解而定復為之用
且欲彷彿乎荆軻秦武陽之遺風非其道矣自是北兵南下
由郢之沙洋攻陽羅洲直渡江至鄂南門丞相賈統兵扼蕪
湖孫虎臣前鋒對陣夏貴挾戰舡二千五百橫亘江中丞相
賈將後軍殿亂射北舡執縛邏騎且挑戰北兵集將樹砲擊
其中堅雷鼓大振呼曰未人敗矣丞相賈即舍皇失措舡艦

敵蕩乍分乍合北兵麾小旗率輕銳橫擊深入殺溺敵江圖
籍印符悉已遺失軍資器仗狼藉不可勝計丞相賈東走揚
州孫夏並降當是時定言悉驢然定死已久矣或曰蔡與賈
不協故置定死地或曰定使間到北欲翻漢陽城誘覆其衆
失期一日故棄城出奔蔡殺之也或曰賈至鄂許納歲幣而
北兵退復有陰謀懼泄故欲殺定託之蔡也嗚呼當滄海橫
流之際人材國勢一至於此豈不重可哀憐也哉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七



淵穎吳先生集卷第八

門人金華

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三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
 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文又足以發之唐藝
 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游頗究其所為志者蓋漢之初
 世烏孫大月氏本在敦煌祈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
 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自疏
 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
 釋聲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大
 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處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循捐毒國雖
 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
 人往市身毒得印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
 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率為西南

淵穎集卷第八

一

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薦即今浮屠胡也按此
 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
 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虛
 稱里數至於數千欲以誇漢使為遠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
 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特疑之也要之烏孫所治赤谷
 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
 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
 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
 白蠶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
 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
 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
 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而可知者也
 又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

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君厥賔隋唐之間別曰
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
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
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
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恠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
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定竒言鬼行淫巧異技之人卒不自容
於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則立枯抱石以為行賢
首裸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亂大倫
而猶不少顧始基之矣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乘之
達賢君子反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嘗紀
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
之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宗何承天善天文星曆而胡
僧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蘇祇婆善胡琵琶一均

八淵穎集卷第八

二

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涼龜茲之樂陳於立
部婆羅門九執之曆測於大衍矣甚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
毋慮乎書革旁行而與韋編鐵檣之經混為一錄也雖然天
地之一氣既賦而萬形有變化容者羽者毛者鱗者介者根
莖者浮生者兩恒出入於一機區已別矣安在其精靈之起
滅因報之相尋哉夫何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吾儒
惑也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
今浮屠氏乃素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所窮也殆有出
於心志耳目之所不能及者吁恠矣哉自漢宣元以後西域
服從於是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可考隋唐之
世裴矩貢觥則又皆圖而志之若夫道宣之作本為其徒設
也吾頗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為紀地理者述其槩焉

春秋繁露後題

昔予自京師還過樂陵問董仲舒所居處無有云遺廟在河
壩廢者三十年或云荏平有別廟廟有元祐間碑未知荏平
何以得祀也時會新御史上章議揚雄不當列祀孔子廟廷
林宗起者閩人顧謂予是未能刺舉當世乃剽竊先儒緒餘
欲繼死揚雄耶然漢儒獨仲舒未列從祀不宜後雄竟未有
言者仲舒所著書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多說春秋事得
失公年之義疏也今具存又總名繁露而章第或標玉杯竹
林且雜取所對制策語是豈對制策時徵諸所著之書歟或
後人附會之歟傳稱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
其家問今猶載湯問郊祀一事若夫求雨止雨推陰陽所以
錯行者類淫巫瞽史所為非純儒之道矣蓋春秋一經書雩
書大雩書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是皆實事非欲使後之說
者因是以推災異之變而且流於術數之學也漢之諸儒乃

淵穎集卷第八

三

相承言之豈或求諸聖人之過歟京房之於易劉向之於洪
範五行亦猶此也吁仲舒有以發之矣然而推明孔氏罷絀
百家使學者有所統一卓然漢承秦滅學之後歷千載不可
泯滅又何待乎從祀與否耶

胡氏管見唐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
武莫能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聖人意也
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以順天理承人
心而為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宗元說非是予蓋因是而求
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於無窮又不可以一槩論矣夫自
夏后氏之不有扈之戰洛汭之畋商立之徙斟尋斟灌之依
禹祀衰不絕者如綫昆吾之強自衛遷許又彰彰然自號於
世曰霸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之東諸侯

削弱世室擅權魯有三桓晉有六卿鄭有七穆孫寤在衛崔
高在齊滔滔者天下皆是雞澤一會澳梁一盟君如贅旒於
上而大夫自相歎血於下此又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
而得國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
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蓋通論天下之勢
也夫何戰國之世兵力日用游說肆行申韓以法術商李以
耕戰蘇張犀首以合從連衡各以其能分適諸侯之國始皇
雖大索逐客卒就其吞併六國之謀者又客之功也此天下
之一變也而卒歸於士及天下既一始自以為前世莫能
及遂舉封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欲盡
屏天下之兵而不用又且貪鷙亡厭科調日發民不堪命陳
勝吳廣攘臂一呼執農器以為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

羽以亡楚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天下立十八王
又五歲而盡屬漢此又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於庶人於乎
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是豈
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
詳商紂之亂天下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商
商之頑民雖遷于洛猶曰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絕於天
與周之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
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幸不至於蕪潰動搖者豈無其
故哉蓋周都豐鎬而文王之德化南被於汝墳漢廣之域自
洛以東冀青兗三州皆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
鎮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莒之
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唐又以
之封唐叔介在北邊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越成

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奄既滅康封以之國於衛
微子以之國於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
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勿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
縣吏或降或死無一肯堅守者漢興鑑秦之弊當項羽專制
之餘燕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終高帝之世用兵不
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縮又故人也使當囚奴卒亡入囚奴
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耳故又
大封同姓荆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齊以王肥吳以王
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
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于三邊固不可與
成周並論矣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
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
於乎自予前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秦而勢為已極
為郡縣也尚可得哉

張氏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鄉子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不
守大樂氏奉其樂器比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
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 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太
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宮縣登歌文武二舞令
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肄
其鐘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現

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冶卒且深厭其爐鑄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口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點卒為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聖主之稟賦上與天地陰陽為一體聲則為律身則為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為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脩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說先鑄帝鼎八鼎復造金石鐘簾雕幾刻鏤蓋極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

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鼎水又溢幽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幽則國有變而境土喪沒是不又笑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現以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米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太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調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瞻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為大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

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至玄宗胡部坐俗部
立樂工雜樂坐技不通然後發為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
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歷宗大
抵皆然是猶未能究夫樂律之元而僅拳拳於黍尺指尺之
同異及乎大晟樂府之立吾殆未知其尚有胡俗之雜而
果雅樂之正也夫以雅樂平淡而聲緩胡俗繁碎而聲急今
大晟之樂律太高樂聲急矣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
侯曾製大樂玄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鐘
茲白紵祗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絃或
尚循乎大唐五代黎園法曲之遺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豈
雅樂之未易遠復也然吾就侯之所學嘗謂樂工肄樂先須
通達強記巧妙幹旋復窮十載曉夜之思而務諸前人格範
之正固不可以草茅無識而輕議樂又 漢津蜀一黠卒稍

窺范景仁司馬君實之議論而且得與 黃帝夏禹配食於
樂成之廟尚可至今公襲而不變耶於乎誠以世之通音曉
律者或也夫何天下四方之所尚胡俗伎樂率多輕儇刺
殺嗥吹縱肆前緩後驟不中吾節它則倡優雜劇類且青紅
塗抹子女雜擾道淫教禁不得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即不
中則聲氣凌浮而日趨於薄倡優之伎禁止不行則風俗流
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諺有云宮中好高髻
城中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匹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
雅樂然後天下四方更胡俗二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
後止殆不可視是為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曆二事更相
為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曆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
室釐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鐘律之中聲當無有
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

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授之徒而與之
共論樂哉

續琴操哀江南

宗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忘其名臨安不
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宿留前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
汪上謁且勸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名將歸死江南及歸舊
宮人會者十八人釀酒城隅與之別撥琴鼓再行淚雨下悲
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嘻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為續琴操
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眎彼翼軫客星光
光自陪輦轂久涉戎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就死
無罪莽莽黃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我家

八淵穎集卷第八

八

瞻彼江漢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隈亡命無匹枕戈待旦憤不顧
身我眎王室誰非國人噫嘻昊天使汝縲紲姦黨心寒健兒
膽裂黃河萬里冰雪峨峨尔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酌我酒風摧我裳冰裂我手薄送于野曷云同
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為別淚昔也姬姜今焉
憔悴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為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速老麋鹿是游姑蘇荒草起秣我馬裴回舊
鄉江山不改風景忘亡誰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
鳥沒吞聲躑躅悲風四來尔非遺民何獨不哀
古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粵人謝新作讀其辭

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者謂非朝
作不可也當宗季年大兵壓境兩宮日以琴酒自娛故老言
度宗在宮中常以壺觴自隨晝日不醉權臣弄國江上之師
不暇一戰反以捷聞蓋必有以壅塞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
然歟否則慄慄危懼之不卹而又何樂於酒藉令長江天塹
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為一龜茲國哉梁蕭繹
時江陵戒嚴百官戒服聽講老子中既較講謀者言魏軍不
出四境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困縶幕雖被
刀斫按不得悔嘻宗季然矣夫人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
意其不為鄧忌必為雍門周樂不能一悟主聰使
張亦能使之立若破國亡邑至聞疾風飛鳥
魚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心怏怏奔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嘻
亦晚矣天寶盛時歌者李龜年恩遇無
亦晚矣天寶盛時歌者李龜年恩遇無

淵穎集卷第八

九

江南每歌數闋四座莫不嘆息泣下又曰大地燿然山河頽
異使夫人者尚在庸不有以泣龜年者泣之乎予謂操操多
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所守者鞠之於辭適契焉故錄之
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伊耆氏大蜡樂歌辭

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諸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又曰天子大蜡八蜡以記四方四
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蓋夫
天地之大德曰生發之而為庶人庶物陽舒而陰歛雲行而
雨施功加於歲則報之以歲事之成勞著於民則饗之以國
典之正伊耆氏果何氏也將始之教民以田者也三禮義宗
曰伊耆氏神農之別號後之蜡者先帝祀神農司農祀后稷
則固非伊耆氏之蜡也烈山氏之子柱本為農而禹人更用

祭禮且有若此者明堂位載魯有伊耆氏之樂而周官籥章掌籥箏箏箏箏又析龜風七月一詩以配之或祈田祖或樂田畷或息九務箏箏伊耆氏之箏箏者乎自秦始置臘漢魏之間二禮上行魏高堂隆曰古之王者各用其五行之運盛者為蜡終者為臘及隋開皇乃停十月之蜡而但行十二月之臘唐貞觀初因之前以寅蜡百神卯祭社宮辰然後臘宗廟近世則蜡臘又特通行於一日矣夫以夏正十月周正為十二月由周夏之正所建不同卒致蜡臘之禮相襲無別呂不韋月令孟冬之月勞民休息臘先祖五祀鄭玄注曰此周之蜡也然而蜡之為蜡未嘗及先祖五祀豈秦制已混之乎於乎大蜡之禮廢矣祀禮者尚存其祝曰七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樂則無可辨者欲補是無益也雖然載其良拜聖人之經已吾猶後世之口者補焉庸不有

淵源集卷第八

土鼓葦籥寂寥之末音者乎遂從而歸於穆秦鴻啟隆嘉穀神莫帝隗肖靈之鞠經管標野改薦腥斯休哉恤茲億載蒙福

先帝

皇監下民云胡其穡為生厥以克用封殖協風鳴條壇土瘠發嘉承天常保爾極

司農二

倬彼田畷人遭阻艱茅蒲發穢鈇鐻以完率育維莖告成萬寶越賄乃粒我王之造

農三

我田甫田我行發郵翳桑之籥童莠何秋迩惟風后并晝九丘盍不古處化茲民迷

郵表畷四

大哉者川疏寫中野稻人瀟波菑曠以雨膏豐畢遠命鍾具舉豐年穰穰求得我所

坊五

先王撥民兆漚茲泗宿茨亦心与胼胝是力從橫川以經緯國都自西徂東慎不可渝

水庸六

自古在昔虞共染盛有函斯活田穉為榮書元何竊積牙弗
狎莫贖匪武用迪厥成

精虎七

玄冥盛陰十月霜雪草枯木凋坏户感閉祛除妖蠶剗蠱
釐暑生寒死不瑕有害

昆蟲八

田居子黃隱君哀頌辭

始予弱冠時從黃隱君游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為葵之浦
江人曾劬敦樸而開悟及長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
巖南公嘗一再携子詣隱君質春秋隱君則曰墨守是非初
不可以草草矣已而予授其絲迪學且盡發其春秋公穀舉
傳論及三代用正日夜食之辨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氏口
說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
畏聖經下避賢傳訛舛誣漏不敢較也雖用正曰三代正朔
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為最明以推之食則曰當

滿題集卷第八

十一

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為一 拜漢上星字則又
曰火之出也在夏為三月在商為四月在周為五月而經且
書宋衛陳鄭之文為五月它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
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數月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
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司巡狩承享之事必以
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嗚呼蔡氏之為是說豈欲以
羸秦視三代耶書史所書冬十月以為歲首後九月以為閏
月月建一差閏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
人自以端月為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
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晒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
乎辨日夜食曰天之七政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而日月且有
薄蝕之變春秋據見而錄故言日有食之不言所食蓋慎之
也穀梁言王者朝日日出而有傷即是夜食是以經不書

日日辰晦朔言日夜食不可以日定也雖然王者朝旦與已見為晝食非夜食矣聖人豈能據所不見而即書之經耶或曰春秋之經無日夜食曆家之算天度必知有日夜食是傳者因經以著曆數也予謂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後世善曆者推之或有甲乙或無晦朔不聞言有日夜食學聖人之學豈不反為巫史家所笑乎或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見海出日意是而食將夜食乎抑晝食乎予謂古人之占天者當晝則測日景當初昏則驗中星自帝堯之分命羲和者此其職矣又何敢以瑣聞雜說而輕議聖經者乎自予當時觀其辨日夜食凜凜不可屈後得巴川陽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設月數出入經史無慮數百千言隱君且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析文極多此取其善持論者嘗又考古今諸家所賦詩上起漢魏下迄六代陳隋而止唐

以來古體之作一變今體不盡錄也一書巖南公有古今體樂府之辨曰夫古詩三百篇之外後之所為準者惟漢魏為古體之宗而唐沈宋則始為今體之倡然樂府辭乃具古今體何者漢魏以還言樂府者本是古體及唐李太白宮中行樂辭梨園之伎悉絃歌之特是今體律詩王摩詰渭城歌世以小秦王調歌之又謂之陽關詞復是今體絕句它如古挽歌辭左氏傳所載歌虞殯者雖不可考漢魏之間所歌薤露蒿里則猶古也自唐至今之為挽歌者必以今體五七言四韻為之何耶又如古樂府題胡無人鈞竿等篇唐徐彥伯沈雲卿方以五言今體為之河滿子一曲司空文明又以五言二韻為之盡今日之所謂律詩絕句者也此果何耶唐人詩集每有標題古詩律詩古樂府歌引吟行者杜少陵集中獨無樂府舊嘗累讀而深疑之蓋夫古人之詩一章一句

動合律呂被之金石筦絃播之羽旄干戚與夫唱嘆於工師
管矇之口皆是詩也何有詩與樂府之別哉或者不悟且曰
此為四言此為五言此為七言此為古詩此為歌行此為琴
操嗚呼陋矣此皆後世擬古者之一失也昔者曹孟德召李
堅為鞞舞辭欲以聞西園鼓吹之舊堅以亂離久廢不悉古
曲子建乃不泥古曲之名遂別構之何後世之言古曲者就
題立意若宋齊梁諸人之所為者耶宋齊梁諸人之所為猶
若是則今體之拘拘者吾可得而盡錄耶欲觀古今體樂府
之變考之所自錄者際可見矣隱君晚自號田居子因作田
居古調辭九章一章曰耕田二章曰抱甕三章曰濯澗四章
曰暴日五章曰候樵六章曰倚閔七章曰聯藜八章曰釀酒
九章曰開徑每一客至露醉恒擊節高歌也然自得然頗自
謂東都名士大夫不欲以文士得名及一曰親自刪述不已

淵穎集卷第八

十三

且曰吾耄矣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一吾又豈得與夫
文士齒哉於乎揚雄法言書鄭子真李仲元王充論衡書谷
子雲吳君高子真名動京師子雲身為五侯之客仲元非不
有隱德君高非不有文翰而終以不顯奈之何哉此殆當世
逢遇之不同初不可以士論賢否定也隱君已矣予故悉疏
其文且作哀頌一篇就以祭之使後人之讀是者知吾之所
以哀隱君與夫隱君之所以自哀者矣於乎悲夫頌曰
於乎自古皆有死今之死者已乎可哀方來如秋濤之未息
既往類老樹之先摧當其壯年卓落呻吟仙畢聖賢合席迨
其晚節偃蹇浮湛里閔漁釣爭隈生而無爵沒而無諡直隱
居行義而止耳心之所存道之所統則或前有千古後有萬
世內有中國外有九垓予嘗觀其著書成篋揮筆成甕將以
示經而致用猶恐一旦先徇馬填溝壑無以自見於世眼光

流月舌音轉雷倏焉榮華茲固不泯必料其播之簡牘刻之
琬琰忽爾變滅抑亦不得必禁其聚為磷火委諸塵埃於乎
就君平日之所自論者不待後世而悉驗雖使投塚兮赴壑
冶銅兮鑄島孰知其學孰慕其材幸而屬纊幸而蓋棺幸而
得塋則終身之願已哀又何猜有肴在俎有酒在盃歷上下
四方曾不可以復作盍歸乎來

觀生堂銘

義烏樓君國禎善醫自闢堂扁曰觀生請予銘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我觀其生雖以聖人對時而育物者
率不逃乎肖象與形聲誠推其本則民不夭札物無疵癘特
在乎風雨之調寒暑之平遂究其技則炎冷迭變燥濕殊施
迺欲寄命乎蠱蟲之甲翅草樹之根莖上追苗父儼貸季之
神曠下逮桑君秦越人之智精每能同乎心肝膽肺之系

絡實有以雜致乎鍼砭湯熨之重輕我我醫何異操兵視
一身百骸之會知國之有政察山林海陸之產則辛醎苦滑
猶干楯矛戟或宜野戰或類防城然則兵本所以活國醫本
所以活民而特繫於我用之能否彼不度地而浪戰不診脉
而試藥者亦徒使夫天人之交矣龍虎之妄爭是固未足以
以究夫觀生之易而盡彼衛生之經猗歟樓君勿通難素長
識運氣遂以醫鳴居藥在度蓄書塞楹吾然後知夫周秦邯
鄲之所貴者悉踵於戶而無遁其情矣

義烏樓君王汝墓碣銘并序

義烏樓君王汝既卒子就其家求書子光亨山學童識字一
編請予序曰凡盈天地之兩間者莫非物也史皇倉頡始制
文字而正名百物天下之物舉之而無窮故古今字書之學
亦與之變而無窮形聲義轉注假借音同字異音異字同

雖自一起而成文極其變或至於什伯倍蓰而不止兩漢之
世悉隸小學學童習之罔有遺者晉魏以降士不師古而俗
書偽學之日勝造字偏滂點畫亂讀字輕淺重濁謚小學
童識字日少涉事日疎造理日窒馮私臆決偵倒錯選或以
目前近事幾不名六畜幾不辨菽麥况天下之物可舉者若
是之無窮哉嗚呼弊也以矣蓋今玉汝頗以暇日輯古今字
書尤注意音義聲韻訓詁同異題曰學童識字是雖未足以
盡繼古小學然皆精緻可傳予蓋序是語已復還其書光亨
泣且請曰書幸序已墓上之碣獨未有表者敢重賜以銘按
君樓氏諱有成字玉汝世為婺之義烏人曾祖曷祖琰父建
中咸業儒君自宗季阜以善詞賦有聲會江南內附而君遂
老家居教授江淮提舉司聞君名就檄君無為路儒學學錄
君竟以不覿聞達卒家寔至順元年冬十一月十八日享年

七十八配童氏子男四人長曰則仁次曰於義次曰彌光幼
則光亨也孫男十三人曰慧曰用曰性曰韶曰祐曰武曰行
曰善曰興曰玃曰璫曰珍曰璉曾孫男六人致寧致康致愷
致中致和致際光亨等即以卒月三十日葬君子智者鄉梅
口山之原自墓去家不越百舉武而近予觀宋季以來東南
學者多承故家文獻之遺彬彬開函而義烏何茂恭喻叔奇
兄弟最為翹楚曾未百年文墨寂寥簡編零落可以使人長
嘆而於邑者光亨每言君輯古今字書年已衰耄然猶日夜
發聖經賢傳諸子雜書而誦之隨得隨抄遂成卷帙嗚呼其
老且勤也若是豈宜使之泯沒無聞哉是可銘已銘曰有嚴
嶽哉有濊斯瀦誰歟寔者曰老一儒妥爾魂魄仍爾室廬爾
膏爾然子孫靡不承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八

淵穎先生集卷之九

門人金華宋濂編

古琴操九引曲歌辭

始予少嘗學琴學之數日曾不餘布指爪而辨微角甚矣哉
 琴道之遠也蓋予每思古人之去我者久不可復見徒欲想
 其遺聲遺韻而庶幾或得其心術之所存情緒之所託終以
 不克而後止是以常咏其辭樂家諸書又或不載或有載者
 多非其舊且至有聲而無辭甚矣哉琴道之遠也古者琴有
 五曲十二操九引五曲者鹿鳴伐檀騶虞鷓鴣白駒本詩也
 漢魏以降惟鹿鳴一調僅存十二操者將歸檜蘭龜山越裳
 物幽岐山覆霜雉朝飛別鶴殘形水仙襄陵古辭或存或亡
 而存者類幽後世之博會漢蔡中郎及唐韓吏部曾作十操
 水仙襄陵且以其繫於樂工琴師不復採用故今特因琴操
 九引復補其曲辭是數曲者頗本於婦人女子仇讎羈旅幽
 憂抑鬱之懷君子猶得以少返於古是則所謂琴道之遠者
 誠有異於閭閻下俚折揚黃華聽之則嗟然而大笑者矣夫
 何遠哉遂從而具錄其辭

淵穎集卷第九

一

烈女引楚樊姬作

磨巫山兮崔嵬又江水兮委夷草木兮芬芳鳥獸兮號悲孟
 冬十月兮森然樹羽野火霓湯兮桓楊暴虎君王孰樂兮妾
 心獨苦妾心獨苦兮無使罪予嗟兮國之無人恭兮兮雲
 夢有洲甘酒兮腐生淫獸兮樹來君王孰樂兮樂滂沛安虞
 深宮兮焉知外嗟鹿與女兮自古戒之君王亟賜兮匪妾之
 私

伯姬引魯紀伯姬作

北風兮嗚呼雨雪兮漉漉兮戕心兮憂憂東海決兮兮大邦為
 此平原何有兮黃澤有桐兮鳴鳴兮康鹿騰驚兵車憐兮

兮在彼行路疆事弗靖兮委儀章而謀去我生而存兮日蹙
我國我死不瞑兮思不血食父母既沒兮歸又不得周公有
鬼兮曷徼予福我泛兮柏舟蕩兮中河時歲不與兮可柰
何遭此鞠訕兮柰若何

貞女引魯漆室女作

春木兮含英野花兮幽香我何所嘆兮我何所憶主少國嬖
兮使我悲淵嗟彼女子兮婉兮令姿盛年不出兮老將逮之
嗟彼女子兮無非無儀肉食者謀兮汝何憂為我執我葵兮
我落我圃過客馬逸兮莫之或禦藩枝葵踐兮飢哺無所朝
堂失榮兮婦女為厲悠兮蒼天子天道惡盈知我謂我兮素
心獨貞陽和幾時兮霽雪其零懷貞見疑兮曷其可懲

思歸引齊衛女作

麥秀蔚兮木黍油兮越有鳴雉兮粥兮者周朝陽烜然兮雲

入淵頴集卷第九

二

霧塞天中道徘徊兮喪我好速紅顏摧兮欲飛復止縞衣
入帛兮既悲且毀禮有未答兮不敢徇死先王之懷兮敢辱
王子父母鞠我兮胡然棄之宮庭嚴邃兮廼闕於斯身穢節
大兮涅不可緇創巨痛仍兮隕命為期我思占人兮我敢失
正天命早寘兮匪汝予聘我歸之思兮渺哉河梁誰謂雋達
兮歸我其航

霹靂引楚高梁子作

步出鄖門兮一何蕭兮念彼古澤兮興言來游山長水濶兮
曠無儔侶天地晦冥兮霹靂做子玄雲兮泣凝急雨兮滂沱
冰雹兮交加蛟螭兮湧波捷兮業兮天何我駭軒軫駘號
兮道不可以咫危顛疾蹙兮物無不靡側身慎行兮庶無罪
悔神龍之歸兮肅然川坻需公上天兮挾軻以馳昔何嚙噓
兮今何怒為至咸去我兮誰其得知

走馬引秦樓里牧子作

白楊刀兮宛曾矛
枕戈待旦兮思報父仇
父仇既報兮義不
共戴亡命不出兮
遁我於隘山高無人
兮上無日星夜聞有
馬兮繞屋嘶聲天不
祐我兮想追我兵橫
屍都市兮國有常刑
我惻惶兮莫履我茲
沂澤淋漓兮道路超
忽我啼斯漆兮我軀
斯厲所處何危兮命
幾一髮追兵既遠兮
孰知其然馬跡在地
兮莫辨東西父不可
見兮我志獲伸我死
得死兮嗚呼終天

篋篋引漢霍里子高妻麗玉作

浩兮洪河有叟一人
兮攜壺赴波我急爾
止兮無楫迎汝爾竟
汝渡兮爾何所苦龍
伯兮馮陵鯨魚兮參
差戕風奔騰兮霧雨
渺渺磨牙吮血兮制
汝殭屍尔死於渡兮
柰何乎我我亟從汝
兮我死其可毀容惡
服兮志不可回埋魂
墮骨兮

淵穎集卷第九

委命黃泥碣石巖巖
兮望不可測精衛御
九兮曷海之塞曷海
之塞兮恨與之平和
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琴引秦屠門子作

山嗟峨兮我車之將
水決滂兮莫之或梁
世而溷濁兮黑白不
明干戈日尋兮武夫
頽行天寒而燠兮厥
有瓜舄士賤以拘兮
不敢容悅黔首之愚
兮爾乃自愚謂儻可
保兮傷則何辜長纓
兮縲胡瞋目兮語難
堯舜遠而兮且不復
旦豺虎咬人兮潔身
去亂商雒有山兮擘
紫芝嗟彼美人兮跋
予望之何世之不偶
兮曰安其危而利其
菑天道至此兮我命
之衰

龍丘引楚龍丘子作

春花兮亂開秋葉兮
滿堦時不再來兮我
憂用老久行懷思兮
我歸無所鳥則有翼
兮魚則有鬣潛霍有
岳兮江漢斯波徘徊
不進兮危彼路岐僕
夫告病兮飢馬齧其
我夢之歸兮

吾鄉我里門關依佛女壘墓則迹魂神備况子一夕九徙父母何在子敢及妻子天陰殿莫子北風之寒曰我無衣子坐不能滾我拊我膺子推我肺肝閱天堯子子喟其增歎

三彭傳

昔在天地未判之初混二沌二黃二載清載濁實陰實陽水火交運日星乃光爰有神人厥名曰突寔生其間吞吸元精孕胚巨霧上顛下趾有軀成形口味鼻膾目色耳聲一機既闢萬化則行次有三子受氏惟彭孟瑀仲質季矯是名相其居處託彼衆旺私其喜樂潛觀默爭吉凶糾纏袖福捨攘無有唇齒讒言其與無有刀戟積不相能人類用珍鬼恠為朋天下雜擾而欲欲直於明庭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問曰朕治天下嘗以為天下已治矣三光審明萬物順軌教流民人德洽遠近昆蟲草木羣靡率夏蚩豸率我綱紀彼

對聖集卷第九

四

獨童狡器昏頑機心日滋嗜慾鋒起是何人情之大不美也彼三子者何以敢于亂始欵天老對曰臣不識也帝盍即是而詰焉爾而前曰自臣之生茫無識知秉心多慾觸事即思困神去鬼來個翔無象換轉九垓莫高匪山隕若草匪淵規我沼池貪贏務嗇乘間抵颺巧窮毫髮枚數人富利視若己私叢為怨府襲作禍媒墨床注睛絀之苟可得靡有已遺仲質感乎其容以次進曰自臣有行勞苦頽然變色赤尔齋怒狹中淺量拮臙膝腑言捨是交鼓霆砒電擊燁燿逢蠶午草搖風動淫毒齊怒恍浮音暗噫誚譏是非偵錯橫豎孰蛙眸軌螳攘股妄恃我強一與時行千金解仇睚眦為虜世不我容胡寧可數季後至奮而稱曰嗟乎異哉伯仲之言臣殆不敢以默已自臣之壯肆其殺殘按膝危踞瞋目語

難犀淩鶴郊蛇矛荼積嚼肌淺憤鏗骨求瘕力可抗庸雄狡
弗完射則命中飛走欲殫一言相加六親無驩兵在其頸談
上衝冠精神燦發魂魄遁奔積骸為丘流血成丹戰聲未血
敵膽已寒志在我勝疇測吾端於是黃帝嘗若有聞黯然不
怡起顧天老復極其辭已而被三子者逡巡拱立錯愕失次
同辭而進曰惟帝清問下民鰥寡無益臣雖不言帝之視聽
可盡蔽欵蓋臣聞之人生一世本自化樞孰不百年我謂斯
須倏其童幼馴至老枯何頭不秃何體不臞貴榮賤辱利害
爭驅死喪病瘦悲嘆囚擊開口笑言能得幾娛縱情恣欲豈
我過踰方其賦形我有軀幹日仗美目清揚雄髯依大肩背
豐厚手足輕快語音如簧容止若畫市童與嗟隣慙竊昧是
皆自然罔有過害至若疲癯連蹇病瘦盲聵步趨如絜頰面
弗顧視臣之全生而抱形者百不逢一孰可倚賴飢羸危窘

淵穎集卷第九

菲惡困殆褐裘不充藜藿弗暇視臣之頽適而愜體者千不
遭一復何怨悔古人嘗有言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則用之
山丘之高川澤之甲肖翹蟻蟻華實葉枝時至氣來各有所
宜是以人為萬物之靈而寔用夫萬物豈我之私然則世之
所有天之所樂但知性情何有規護名車駿乘鞍轡繆絡芳
醪美饌鼎飪纂杓竒聲異伎絃箏粉澤任口醲鮮隨身煜燭
此殆臣兄弟之所喜聞而時俗之所謂憂謹者也嗟乎人不
可以無權權高則廓權降則韉人不可以無勢上盛則燦勢
傾則縛惟泉濫觴而必達惟火燄源而必灼臣者逆天而
自蠶是故思之不得而至怒上之不已而成傑臣猶恐其未
足以竭平生之志騁一己之欲徒大期俛仰而向盡此所以
終歲犇跳而藺轢者歟雖然彼兇而暴世之下愚罹法受戮
殘辱拘猪當其生存恣意所如此通而睿聖人之徒黃誠稿

項飢餓體膏及其沒身併盡五此是蓋天下之誰復者哉
或短或黜或哲或壽或殘或遭病患或遇禍譴各有大
勞人力憚自用於昏聩反謂臣之讒賊而彼衆人方欲以
聽直於帝庭也孰為直哉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告曰
之治天下帝榆無道健欲諸侯黃尤暴起兵亂冀州太
素符天一鼓謀一戰而勝涿鹿是都檜巢營窟風雨濛濛
茲蚌結臭穢腥臊民人告病我是用憂創彼樂領務為民
彼三子者叫囂雜還真之不可藥之不及難欲本其致
效用以變之毋乃天下終未能盡治歟天老對曰臣聞
行身有光芒歲久念食嘉穰穰二民有爭心變生搶掠
不已疎曠非疆天人既離善惡乃彰彼三子者始得以
其益而懷之或攘然臣嘗於其言矣君也多思宜於長顧而

多怒宜於憤世而嫉邪矯也多殺宜於徑情而
行是誠有害於聖人大公至正之道者臣則請帝杜其宴安
之毒救其廢疾之機浣其腐腸之食蠶其伐性之媒剷彼三
子者之孽亂猶可及止已何謂天下之未能盡治歟於
方當謂用等閒道具汲合符釜山且又神游於華胥氏之
國天下大陷由是三彭不振遂至於亡
為說者曰子圍祝融之子厥有大豎冥居彭城是為彭姓不
周有彭八別居屬商微盧之間非其後也蓋今三彭氏本在
於黃帝之世則又異矣雖兼大彭之後有彭相曾以雉羹享
帝錫之壽考至八百歲而彼三子者乃華人之有過也
于帝以求享而人用是禍患效札者相繼此則又與彭氏
果異歟悲夫

潘生傳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間。出與人
執填。甓治筐筥。又為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殣者相
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
用吾強壯。少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屬兩弟。自傭。回鵲人。乃
告母曰。兒當傭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既回。
鵲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有詔。
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母得轉掠饑民。使悉還鄉土。遂從。
遼東。給過所。道遇一女子。鴉鵲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
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纒挾我得。同
歸乎。於是日。即操瓢道乞。庖茅蒿中。雖顛沛流落。親和日
久。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
庄乎。及女子上。坐見父母。攬涕泣起。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

天淵類集卷第九

七

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炙。樂飲。酒半。執醜跪曰。吾女幸完骨
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誼聲
暴。淮楚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亡歲。丁存饑。鄉閭必離析。
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園田。
給餐粥。吾女實君箕帚妾也。君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
敢以若女為利哉。吾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况吾母固衰
耄。度尚可活。萬一母死。兩弟儻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處
死吾母也。吾又何恐。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
弟亦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為說者曰。凡人自立天地間。夫妻子母。天屬也。人子事親。候
顏色。具甘膳。鞠躬盡力。雖生死不轉。遠去今生。自棄其身。饑
寒中規。本其母。母幸粗延數日。命猶存。母終身。謂孝乎。世
衰民。敢獲雜男女。或強暴侵陵。或誣誣善淫。鮮能自合於禮。

法者今生偶以塗路相遇噫二不污卒肆其婚可不謂義乎
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一恒人乃凜然類古獨行君子尚
可謂世為無人邪然生終以老死沒視彼妻孥姦佞反以義
俠特聞嗚呼此又何為者耶

韓蒙傳

韓蒙者永豐人家本江東大姓善賈至蒙益蓄善田踰數萬
畝計住剗博常低首下氣類懦夫女子未嘗敢出纖芥語鉗
制人視歲貧竇鷄餒給鹽米歲死或給棺蒙鄉里時蒙舉火
者或數十家蒙每售田田必過直與錢且追舊券自質曰其
售某由彼欲速我貨今我入穀田實上腴我欲久有我業又
乘人之時詘恣贏於已母乃為過貪已乎復召與錢蒙既老
謀卜山以葬鄉人有山家吉即獻山蒙不可蒙諸子遽割園
田與山多寔地蒙又不可曰我死歸我骨免烏鳶免螻蟻山

淵菴集卷第九

八

泉剗木悉為我有且彼豈或不能自為寔顧藏我乎復估山
所直與錢鄉人不肯受名與飲強授錢乃已自是鄉里童叟
見蒙必謹曰吾長者凡在東阡西隄田苑然茂園宛然蕃
池擊鉅魚山養嘉木蒙曾不待防護程督利日歸蒙然蒙頗
以財自衛無有妬蒙而思欲撓奪之者故蒙卒以富饒終其
身嗚呼世所謂大富家者豈盡蒙比耶自其乘時射利血牙
脂毒不至於谿壑屬厭不肯已終不免自陷其身為刑僇之
民自蒙處之誠不肯頃刻安寢食彼方亟肆其術肥家而瘠
鄉恫疑噤喝持鄉社輕重搖唇鼓筆挾州縣短長徒以爭強
競得於一時不卹其後或一世二世三世子孫既已凋喪廬
舍既已摧落田園易主丘木斬伐罔有遺藪至使鄉里衆人
追數其既往之愆尤曰天定者勝人視蒙獨不可愧耶嗚呼
每觀數十年來世衰俗下田力頓耗泉脉寢竭歲無美禾

山恒蒿然池多智峻不得孽鯢鮪是豈天時人事相為上下
本其人一以貪殘剽礫之行自戾於天不有天蓄必有人殃
而天特有以默勝之耶然而天下多故閭里益騷糠粒不克
口蒙褐不掩脰悲憤茲悍而欲競洩其毒以逞莫之底止是
果世無富民長者耶嗚呼幸使吾鄉里知有蒙也可以勸
為說者曰予聞潁川白晉言如是晉嘗宦游其鄉至蒙家蒙
具水陸饌饗時新蔬菰醢醬葱涼烹滌調齊執酒漿獻酌拜
跪恒中禮一燕言必及於善毋衛遇它過客盡然此殆富而
好禮者乎晉北產守禮不妄人也故蒙之行事實可傳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崧卿頗就大戴禮校讎刊注
刻在會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
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當春秋

入淵穎集卷第九

九

之世每告頽凋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首曰行夏之時殆取
其歲時之王政事之善也此豈果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
之時訓呂不齊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
以降嘗建讀時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世典守之而不敢有
逸故也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且曰天時之
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躡令慶賞刑威惟其
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暫廢則
天下多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蓋惟理
常為主而氣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暑焉而土山焦燥
寒焉而川澤凝洄天下肖翹蟻蟻根芟浮生之物無不熏蒸
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焉理固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為
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以行之不敢少違因時制
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賞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

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為於其間
萬一有逆乎此而天道遽為之變一言之發與其休協一事
之動與其必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譏其泥者
此猶猶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
幾於遽逸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時者無赦然所
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它哉春養孤子秋食耆先每事不敢
有違其時者是謂從制盛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窳冬非肆
嘗之日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值有不空不舉其事者是謂
權衡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
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
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
無常起居彌今變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
時而暫廢是違者用乎一時之權衡而終不復乎三者之經

淵源美善身之

十

制且夏禹周之世因時制法按月而政天下亦何嘗多滯
事哉為此說者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
也然而古者聖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為浚通泊然而神
明內居宵然而氣化外變是故冬而振雷夏而造冰宜若或
違於天而天固不違之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
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
火陰氣一斂則築室藏冰觀其所以為綸區贊節宣調變於
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為無所而具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
且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適其志
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六矣傳不云乎周歲多燠秦年
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於舒縱遲緩或陷於嚴
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於夏時者
天時與王政相參王政得則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舉時

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時之不正不謂其政
今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南海蓋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至秦始皇通
而尉佗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越平立南海等郡屬交州治
蒼梧建安中徙治南海吳孫權初割交州立廣州而南海郡
屬廣晉因之宋以後江左州郡析置不一至唐即以南海郡
立廣州永徽後嶺南五管悉隸廣府咸通中復分嶺南為東
西道廣為東道唐末迄五代南漢劉氏據之及宋初而後平
今廣州上略嶺縣七番禺秦縣南海增城漢縣新會清遠隋
縣東莞唐縣香山宋縣廣大府也山水人物古蹟之灼然可
紀者夥矣粗載其大略于篇

六淵穎集卷第九

十一

番禺歸生禺京處南海一曰二禺山或云黃帝二庶子善音
律南採寔崙竹制黃鍾宮遂隱此山

五仙觀山在子城內楚高固時有五仙人持穀穗一莖六
山乘羊衣羊具五色遺穗州人羊化石仙人騰空去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玉硯象鞭
精緻鄭細山鎮時林靄守高州獻銅鼓面濶五尺臍隱起海
魚蝦蟆周匝今藏廟中宗真宗賜南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
龍牙火浣布並存

浮丘山在南海而本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篙掠窅然今
去海四里有葛洪珊瑚井洪煉丹海神獻珊瑚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鈞得金
鯉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萬人城南有西
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叛廣州討晃夢神人謂曰見幡即回

及昇平田師山頂有掛幡

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為九童子泉湧涌時
五色小蛇蜿蜒下為大小水簾洞泰安期生隱處始皇嘗遣人
訪安期生或云子城東有安期生蒲礪溪礪中產菖蒲一
九節食之仙

任囂墓山在西城內囂秦二世時南海為病召龍川令趙佗
使行尉事躑死秦亂佗竟自王

越王臺在大城北尉佗築西有越王朝漢臺歲時望漢拜兩
墓踞山巔屹然山有達磨泉達磨自天竺航海至指其地曰
地有黃金萬餘兩貪者力鑿得泉達磨曰是可銖兩計哉令
海水鹵鹹泉景列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鷄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嶺佗
葬輜車四出棺崩無定處吳黃武中交州從事吳瑜訪佗墓

入淵穎集卷第九

三

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
爛若龍文悉瑠玉押金飾後瑜携劍經嶺上飛上江水

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城內吳虞翻移交州時有園池唐
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壇壇有菩提樹房相國融譯楞嚴

經有筆授軒大硯融自刻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天竺僧
般刺蜜諦自廣譯經出此硯堅潤可愛藏殿內有屈胸布西

哭衣繡內相大如兩指

越井崗在南海南一曰趙佗井一曰鮑姑井鮑姑者稚川妻
嘗行炎南海善灸贅疣唐崔暹遇姑得越井岡艾南漢劉龔

號玉龍身禁民不得汲

石門在南海北山夾江對峙如門漢樓舡將軍楊僕討南越
先將精卒陷尋峽破石門東有貪泉晉吳隱之刺廣州酌泉

賦詩處隱之北歸家人攜沈香一斤覺投香江中

漢徵士董正墓山在番禺東正州人清白不群晉隆和中太守袁彥伯求其後旌之

馬鞍山在番禺北秦時望氣者言南海有王氣數卒千人鑿山狀如馬鞍漢伏波將軍馬援嘗駐兵山岡每風雨晦冥聽之若有軍聲殷然

盧循故城在番禺南城南小洲狀如方壺蓋循故居處今盧亭夷人男女椎髻俗採魚蠟藤竹又有龍戶一曰蠶戶舊傳循字元龍此恐循遺種五月一日禁水蠶戶不設網罟

石鼓山在東莞南山有石如鼓鼓鳴世亂兵起盧循東寇隱隱有聲

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釣得金犂牛後犂曲見之復沒斷其犂得一尺義熙中周霸甯勇割得三尺唐韓文公宿增江口有詩示姪湘

甘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自西北百餘里築堤瀦水給城南漢劉氏關甘泉苑汎杯池南有陸公亭故基夾溪種刺桐木綿花開殷艷如畫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埃循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埃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刺廣州遣人係鼎耳山鼎耳斷鼎沒執鄉者耳盡痛

馮盜墓山在新會北盜世為南越首領祖父寶守高涼聘譙國夫人洗氏寶死洗懷集百越斬歐陽紇陳紹洗鼓吹麾幢至盜三世武德中盜將南越眾附唐

赤石岡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然唐有扶南人請以黃金萬鎰市山裝寶藏刺史常明曰南州鎮山也弗許

景泰山在番禺東北山巖然聳拔下為越溪唐景泰禪師卓錫處占有七仙人守山後裝得石履二古鏡一紹興間風雨

山裂又得唐天寶時銅鐘並藏寺中

黃雲山在新會北唐一行禪師來游此山黃雲自山山如金輝映衣袖遂卓菴山巔弟子至者餘五百人

寶莊嚴舍利塔在西城內梁大同間曇谷法師奉武帝命求釋迦舍利創千佛塔唐高宗時廣州都督李重建王勃記有古井九繞塔內有古鼎藏劍一鏡一銘瑩下教得佛牙舍利似是梁代故物

金芝巖在清遠北唐天寶間望氣者言南海東南內有靈山發金草遣使得金芝二十四莖錚然作金鉄聲

黃巢磯在清遠南黃巢寇廣州殺李仁覆舟處

西樵岩在南海西南岩有石室石珠飛瀑如瀉下為玉女淘沙灘漉梨泉龍泓九真洞歲時恒禱龍上泓占風雨雲氣南漢時有烏利仙迹

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宮使邵廷珣造廷珣劉氏愛將嘗告劉鋹曰漢承唐亂幸天下有故干戈弗及漢寢驕今諸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後否則宜斂兵自守已而宋師至廷珣將舟師出洗口鋹疑廷珣必叛殺廷珣禹餘宮漢離宮九曜石在西城內城有湖長百餘丈水凝綠列石嵌竒突兀類太湖霧辟者九南漢劉氏集方士煉丹處

蘇文忠公古舍利塔在東莞西資福寺羅漢閣狀若覆于盂文理類巴焦五色備具蓋占佛腦骨也比丘祖堂夜夢赤蛇吐珠白壁上旦果得舍利建塔公自作銘以實之

東坡泉在西城內天慶觀蘇文忠公初鑿得一石狀如龜泉涌出號龜泉清冽亞達磨泉淳祐間經略使方大琮浚泉護以定林廢寺鐵井欄大琮有鐵井欄銘

仙女灣在香山南海中宋益王昞南遷泊仙女灣丞相陳宜

中欲奉是拜占城颶作是殂墓香山宜中道殿帥蘇劉義追
宜中不及夜有火燒仙女灣舟舫幾盡

崖山在新會南山有兩崖對峙海潮出入宋紹興間嘗置戍
衛王昺南遷結營崖山海中海水鹹級道斷天狗墮海聲隆
隆如雷丞相陸秀夫朝服抱衛王沈海文武嬪御從死者萬
數

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碣洲山有三十六嶼山民業
魚鹽不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置水軍嘯聚遂墟其地今有
數百家徙來種藜芋射麋鹿時載所有至城易醴米去

為說者曰東陽李生自海上回為言南越事山川風土悉有
可考者夫南越本一州地自秦漢以來始通尉佗之自王劉
龔之專制亦嘗自同中州崛強數代至於天下盡一而後能
有定豈不以其山海之險遠故哉當今廣為大府自江嶺而

入淵氣集卷之六

一三

上經大庾關隘之高峻自閩徼而入過潮陽嵐路之稀遠自
牂牁而下則又將歷灘江湟水瀧石之崑嶠黃茅青草炎瘴
叢人毒蛇猛虺山谷盤踞是故世之仕者恒未嘗頭至至則
常數期日而或不足以償其苦且塞責之心然而晴天勝景
山靈開而海氣伏珍禽嬰鳴異草叢生花有素馨果有
荔枝龍眼檳榔蒟醬之屬芬香艷冶鮮甜爽脆魚鷄蜆菜堆
積於市酒支數年苟能順其風氣時其調適宜若無間於中
州至於控制山獠壓服海外大蠻夷歲時蕃舶金珠犀象香
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賦帑藏蓋不下鉅萬計又必賴夫
涕泣還金之吏而後有以愧夫輕生好貨之俗厥任至重故
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是又豈得以其險遠之故毒瘴
乘之而或略於民事者哉然則世之仕者勿以其險遠可忘
必圖其政山海之氓勿以其險遠自恃必奉其法度此則天

予堂陞之間即為廣府誠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自秦漢通
以還南越幅員數千里莫不自歸於經理撫綏之中至唐而
後列為五府廣府寔大山深峒惡民頑俗犷草搖風動常必
德懷而威懾之然後自已間者一時山峒頗々無所覺知之
氓弄兵潢池假息湯釜至使父兄子弟脩城柵繕壕塹晝夜
鉦鼓凜焉若鉅敵之壓境訛言相驚繼之朝廷以是而厲法
令儆盜賊修馬政禁兵器是雖一指疥瘍之微而徧身猶或
為之不寧者蓋久而後克有定此豈可以輕視南越一區之
地而不深戒其山海之險遠者哉嗚呼今之所紀者山川故
在人物則悉已往而不可復追矣遂回及其風土政事之繁
者著于末簡苟有觀者曾可謂為晉宗少文之卧游云尔哉
予故得以具論之



